



啓事卷四

復李景穎老師

某捧讀賜翰師臺之教誨何薦至而真切如此也但門
生讀書時不與事不交人日日揣摩意頗奢望及當事
而減三四被躓而此念忽如水矣政似書生家日務游
言輒喜自負一題到手撚鬚剛肝不覺隱衷自折卽猶
然口強但一經考無復意趣門生真類是矣然門生今
日行止非得自由只得一報滿爲老親徼一命慊然無
恨宦蹟之先坎坷而後遠到者誠往往有之顧其人到

自可遠門生敢望此哉況會省之區以一縣支吾往來者如織殆可謂百責交萃計惟沉摯縝密者可堪而門生正與相反人豈不自知真不知此局如何結也所幸夙庇恩私近同鄉魯短長得失師臺宜有以教督使之此實門生皈命誠心豈敢爲世間無端套語至於初入仕途便言冰冷極可厭聽顧自揣生性卽知生命決非此途受用人耳雖然此方寸地真似磨而益堅以師臺獨有千古而么麼小生竊自信可無負者其在斯乎其在于斯乎辱遠存貺頂戴無地然盛儀不敢當敬再拜壁

上使者并媿媿陳見鄙衷仰惟慈炤

啓錢按院

錢糧一事職已反覆查覈其中不可解處殊多蓋不獨條銀之有已報未報致前後差池卽如庫內所存三十二年餘銀業已經三次支銷票與案俱存前縣親註庫簿明甚而獨賑災一款在冊餘都不開報不知何說至于那用重支諸弊較然著明者不敢不臚列伏候處分惟望台臺以法盡吏書至其大段處所有不能盡責之若輩者與如前日恩諭出格從寬使職無見疑于意外

安心供職竭力犬馬某之幸也至四十年透支多許及
今兩年矣其間工食起解等項須之甚急職無法支吾
縣中庫簿具申送臺前觀其所存既已極堪撫掌不成
首縣積儲餘惟架閣庫稅契銀四十一年實全未經解
可得百許兩而爲各處通融借用無分毫留庫者職以
吝出則不敢以待補則無期勢極理窮終無下落前次
請發已解契銀既不蒙俞允職實亦知在司錢糧理無
轉發縣官借用理無卽補然籌之再三亦自有可商者
蓋本縣錢糧若言透支查侵用終難覓究惟驗之全書

修造于二十一年間至三十一年而額內失去潞課輕
齋銀四千二百九十六兩所以四十一年錢糧此兩項
俱完足目今開送台臺比冊並註未完夫吏獎之以未
完捏已完者有矣而完者反云掛欠此銀歸何所乎自
三十一年以後額外掃庫銀以充之如詹鳴世之三百
三十五兩有零涂秉正之六十兩有零涂培道四兩語
具在庫簿中而各年之欠解者猶不在此數由此觀之
本縣錢糧凡二十年來其明加暗失者莫非額外添補
但彼時以解運爲請而所請者又只在本縣通移今以

經費爲請而所請者至乞司轉發又何疑于台臺之慎重哉然長支一法勢必如往時之失額職固不敢而庫中如掃搜括之技已窮目今邊需日急考成日嚴拖欠不可長恃且亦非法而索工食催起解者又不能寬職然則職何法以應之勢不得不冒昧竇請伏望台臺格外假借設法處補全書尤亟賜議奪職曷勝幸甚至于稅契一節前蒙鈞諭付縣職竊以江夏刁詐卽與申明司簿毫髮在公猶自匿不稅若縣自爲政則稅必日少而浮言日多此非職所敢任也

啓董撫院

戴主簿事若只論兩項錢糧本官不難湊足但恐堤工未知何如耳縣學前砌街職已一面催督其修學一節尤仰見台臺作養盛心已著該學議定卽行親估目下只有漕糧最難處事蓋異時之軍橫民疲極矣以故糧道盡削除浮費于耗米之外每石明加二斗遠方幸甚卽運軍亦幸甚而江夏故事殊不然蓋緣省會之地彼此平交民間納米一石外加一升五合交付糧官卽于事毫無所與而糧官與運軍平兌惟烤炕每石算二合

八勺或多至五合而止原無他縣浮費以故兌江夏者亦歲歲相安只將此一縣米酒派各船不以偏累一衛已耳今若法行一切必使江夏比而同之則是別縣受恩減至二斗而江夏頓添二斗額設算數便須更派米九百餘石恐江夏不能支職不忍行也昨糧道面諭職無固執夫使往例所有而職欲減之則爲強執已見今以本無者而加自職始雖執容得已耶若職之以漕糧黜逐具有往例則旣已知之矣冒啓台臺俯賜張主諭荊州衛軍兌江夏者速前交兌如往時弗以新例及別

縣常例在念其應得灑派船隻卽著本衛及蚤扣留毋只各務輕裝圖載私貨此台臺爲江夏造命砥柱于無窮者也又全書一節方行改造成緒尚未有時而江夏事勢似不容緩前時職所陳亦似非敢于漫說且查得全書減于二十一年間至三十一年而額內失潞課輕齋銀四千二百九十六兩三十二年以後前任以帶徵受累又盡掃庫銀五百餘兩充之僅完及十分之二其餘未完次次迭比者尚不在數內由此觀之則加編此數也不加亦此數也但加則爲額設不須作弊而不加

則爲那用額爲虛設耳伏乞台臺作主諭本府速行查核將今年款目卽與裁定使職得以遵守不然則職方查透支而自已透支正相彷彿可如何哉此皆係錢糧事件而一則仰藉威靈求如例交兌一則勢窮理極求格外處分非恃台臺大度在上敢冒昧至此伏惟垂鑒與友人

初見足下文自以爲不及也何期緣淺相爲異方慕悅之誠非言能喻所示文極佳雖然此道難言之矣僕初怪人高談玄妙飾智驚愚而究竟無當才一厝辭便復如是今所不能已於相知之素者惟願不經心塵務不依傍朋友以高明才品得工夫無有間斷一百二十日精光露矣若能過此未之或知豈淺衷所測又何用虛爲議論以設爲高明不蹈之迹哉至於上官先容宜一切不以爲意僕身嘗試之矣決不誑君但專意尋思時日可惜三年之後知故人之願望不淺也

啓楚王

職自庚戌年除授上海知縣本以無能黜逐乃謫官僅十月旋被命使爲江夏邑長江夏巖邑也宗藩聚居不

得盡絕以法職凜凜是懼而私念賢王在上事有所統
有司敢在下風乃竊觀近日諸宗殊可駭異捏無影之
辭肆侵漁之虐且禮亾羊去舐糠及米至于垂涎國產
剪除佃戶者不一而足職已依事剖明不敢避悍宗之
怒而完土田挈綱領以還之國府且申稟上司發此間
流弊共防其漸此自是職守之常無足爲大王道者但
以前兩奉賜書見殿下切齒此輩私謂殿下所持之說
是矣顧王之所以待諸宗者得微有未盡者乎蓋王徒
知宗室之橫富敢于侵軼大府而不知宗室之枯貧不

得竊比于匹夫徒知有常祿世及例無養贍之頒而不
知擁大國雄貨亦宜有恤親之義楚自去年大水生息
耗盡矣地方有司目見諸狀欲爲生靈

之口而

技窮于煮粥望多應少不能弘濟乃身之告困者又
日日踵至有司雖心知其當恤而奈在無米難于作炊
因思尋常外家其徼天幸者博朝廷一命尚能以餘貲
爲族衆舉火今以昭王數世子孫祿不能敷有司又以
倉庫空虚不能爲計如大王之勢足有爲者又以無人
啓廸舉富厚之實而僅同于春斗粟與縫尺布之區區

職竊爲大王耻之大王試思十世以前飽煖同息今來
族衆繁衍猶大都成立者衆其以困急走官府呈牒者
計若干人大王誠聽職言出二千石米聊舉其甚貧週
之卽可以延連變秋之至夫二千石于王何有哉在王
不過損太倉之糈米而在諸宗卽已爲關切性命有司
仰德天子稱賢此甚盛舉也大王獨無意耶且職往時
以計偕過兗州聞魯王見百姓病涉捐萬金成一橋今
賑荒非止病涉也同宗非止百姓也所費又少而書傳
所稱捐有餘補不足此天之道賢王所行者王發憤舉
之計無便于此者願大王熟慮之職民牧也法不盡于
諸宗卽萬不用恩未爲相負願所以爲殿下計者長耳
若殿下忻然以今日纔聞此言猶以書生寒丐德澤未
鬯乃大發倉廩敷布同宗職獲藉手以爲稱道大王之
地職分榮多矣

復游肩生父母

世豈有蓋代才而一出就蹶者乎兄此言可謂嘲我矣
跛人不自尤其足而憤路之不平三尺童子知爲笑話
然恐世間之類是者政復不少第又何暇妄意畸人之

重而爲有識者心非耶弟生性踈直然近以墮落樊籠亦不免有避形跡昧本心處惟于清夜時微韋馱作證千摧萬折斷不敢負却如來且此間有包儀甫在浙有兄皆以菩薩心作金剛法事弟雖音問踈濶時時不忘以故衷有所懷不得不盡吐也江夏之禱殊出意外賀我者與吊我者皆失兄試作一轉語叅之兩令弟暨令侄俱英妙可喜但數月來兩手腕畫字幾脫無復于文字有情稍間當時時真正也

與潞府監

今早出門見百許人捧銀泣告謂求納而不可得意殊不信以爲錢糧大事得完就好倘欲交不收一時花費後卽敲骨取髓不能完數當如之何江夏自去年大水條銀拖欠一千有餘不佞卽嚴比不納今徒以畏威之故雙手交銀而門下反多沮格倘異時有說卽無謂不佞今日不言矣至于加耗重輕固不能如小民意願然以門下賢者自當酌量正項支用力爲減除省得小民賣幾個男女在門下亦自爲來世造幾許福德豈不美哉且公未來時流聞念此方窮苦出示禁革往時宿弊

百姓已合掌爲門下念佛今若爲左右蒙蔽徵怨于百姓而財入于奸胥以實則虧損正銀以名則大累清德不佞深爲門下惜之欲具公文相報念民心易動難安故先以手書相曉願門下自計便宜自定張主幸甚

復留人甫

江夏自魚米之外無一有無一便然我輩寒生念與兄在雲居時卧板床嚼乾菜見人面熱作文求歿今來此作貴人而一二識字子反以導師相向其甘苦不至如往日顧眉氣稍舒則凡百艱難自無難受用只恐兒女

輩未易承當耳令愛深曉事安靜大家舉止固自不同以此拜兄及親母之賜吾子意況亦似可不辱君門但不知進益何如耳舍侄在此間極好明年朝覲時歸完親事四十五親家處不另啓望叱鄙名外玆單一條實買玆自造者寄申薄意勿云酸澁也

與婿

父親非不念女丈人非不念婿而窮官冷淡料賢亦不能生受此苦吾當初讀書時要受用儘勾受用然在杭州處荒涼寺院日食淡飯穿布衣終夜只與文字作對

頭眼中所見的極有華美却心下不悅耳中聽得的各有好惡卻心裏分明被人笑被人罵被人欺負熬過二十年未常于徐子卿磨去了些子也賢今日生來驕養誠不可與言寒苦事乃頗聞近日所行未妥所與非人嗟乎果若人言吾將何望哉此必傳言者之過吾必不信然亦必以相聞使賢知衆口可畏也若使賢果盡心讀書處內處外本事事皆可稱述又誰得而議之令祖令尊屬望甚盛在鄙懷亦不相遠迫切盡言千萬留意

復易霍山老師

踰時不通音問良深抱歉兩月來冗極真手腕幾脫心腸欲碎矣令郎大兄相見一面輒尋想數日似其意趣俱在之乎者也之外真門生益友也考事何足復言但有便間卽微尊命亦自然不能嘿嘿謹作數行送王府尊矣想能爲大兄加意然摠之文字自佳此不免多事也

復蔣老師

伏承老師賜教捧誦再三良用欣慰且諭以宜從簡率不落世套而爲令則以古人之化及猛虎者勉不肖自

視其亦有心真仰師臺教德無量矣但其實才能淺薄而所遭者殊爲不易如食粟強宗擇肉飛食不可話誨法又不施一虎也有等奸徒專事撥置急則萃王府淵藪莫得蹤跡二虎也路道四通凡中州荏葦之長韓趙奇節之士川廣嗜利之徒與夫興瑞兩省之交環遶萬山奸宄生聚皆遙相影嚮肆意橫行三虎也不肖以此豈獨慚于昔人自度所宜政居下下耳彼世之言江夏者只謂衝煩疲困是不過多拜跪少受用足當之矣渠云難哉至于上海又非難也以十五年不通世事之人

任情直遂能苟延一年無過其過也又使之得有辭于世世或終諒之幸矣幸矣前在京邸無事時每一追念癢瘡遍身面熱不自禁今而後知彭公之生我此是經過痛癢歡喜讚歎非曲爲之辭也但人苦不自知某又焉知見在所行與昔時有間而漢江一水音聞朝發夕至倘亦有以門生罪狀列于師臺者乎門生亦知老師有聞決然不吝教誨但以今來賜札未之及也敢冒昧灰懇以俟嗣音

與包儀甫

前長沙公到省已具一書想已入覽兄開俸一節上司道及無不欣允想按院卽題矣唯是道林之役得手教卽入向按院言之致兄爲地方苦心之意然恐千言萬說只博得遲遲耳遲則地方利病可以徐商遲則利病之更不自我始此已是上司于難處善處似不必更求多也翁近來爲糧廠忙極而其中難處事逐節枝生都有不可向人開口說者惟念人生做事專爲自家做官各有天命大家不能相爲以此火坑中尚可立腳不然焦殺矣兄在旁覷定必有定著教我當無吝也糧廠事

按院意屬貴府如取錢糧速應爲佳附聞

與孟五岑

某自二十歲以前不曉讀書自乙未抵庚戌凡離家困頓于武林者十五寒暑而始弋獲今之不曉做官視異時爲甚則出而途躡豈足道哉得罪以來多所受益獨此踈拙之性似命薄者生下帶來不能勉易卻又付之江夏百凡難處朝夕兢兢止有撫膺自歎不逮而已凡地方利病自己過失俱念不周到想聞于台臺者正自不少不審臺下何以教之憶自昔年隔千里間聞臺下

一言卽私心向慕以爲安得一侍仁人長者之前消釋
愚鄙今相去咫尺不能時時請教且煩仙使佳惠先及
而問候仍曠真自媿死矣台臺覆載之量決無深責尤
望得不肖于形骸之外就不肖之所請者賜之教督則
十五年武林修習在臺下啓齒間耳某無任死懇
與龍夢先

凝之遊匡廬未已遂往京邸耶我無辭贈之且欲渠閉
口閣筆得十餘個月此一片鐵真堪占十二時辰矣君
同往甚佳日飲三斗酒吐三千字則願以効于兄也

復官凝之

匡廬西山一耳人生最樂者相知最係人者佳境最難
得者累心處盡不知夢先有何辭以拒兄當行耳此間
密友卽閉口閣筆四字第于此中尋信者十五年矣安
言綺語昔人以爲隨身業障弟意云此適無用耳若業
障豈足畏哉半月來瘡好生利害歸衙門未及揜卽脫
巾解衣仰卧令小僮遍身搔模猶不可奈亦復何心去
理文字且使弟信兄文必不如信兄人弟非鹵莽者當
必有以兄豈猶未窺見而索之紙上未已耶夢先當別

紙促之自後從啓行至彼遇心下有難言處毋徒自快
當一二語見及餘不煩也

復潘老師

江夏之爲人所畏久矣卻亦緣作令者身在事中念頭
太要好以此上下相蒙彼此相借前後相覆錢糧紛如
亂絲而照樣葫蘆漫謂清楚真可嘆也門生自署事時
自以局外之人可無妨開口反覆申說于前官旣絲毫
無碍而令其一段苦心自此得白地方事亦稍調停後
屢經駁查纏逐一載迄無異說今幸得妥矣乃前任聞

頗不快相成之誼誰適知之惟有兩臺可質異日自明
今不能與深辨也胡府尊才具清鍊上司所知某安佐
未議且往托世好卽未奉師命敢不誼切同舟但門生
以踈拙當此未知稅駕恃師臺覆露不淺耳家尊過蒙
垂問銘感心脾幸徒飯無恙小兒在上海時真可喜此
輩如新芽不堪摧折擔閣兩年卽如稍減生意不似門
生頑鈍卽揉碎無妨也前數會胡府尊具知太老師康
福諸兄精進喜不可言又聞三兄將就館黃州不知何
日可至至卽無妨到敝衙稍共周旋凌先生一見上司

俱心諒其爲雅士但此間衙官殊不易幸武昌差勝耳
某已向上司具述渠往槩想不至與倫輩同也

啓劉道尊

漕糧利病可謂彰著較明其在長衡尤甚矣前日長沙
縣曾來省見建倉頗有次第乃謂如此即使包賠江夏
二斗亦無不得此語雖非真實乃其欣喜覬願可見于
茲然五六月來止蒙按院發借司銀一千兩外府雖經
屢檄嚴催全無解到乃知言事易作事難如台臺不動
聲色而舉全楚積年大害信手盡更此豈容輕置喙者

哉界縣亦仰承台臺至意殫竭駑鈍務取至秋成緒其
錢糧缺應卽一面稟過按臺徑將縣間存庫銀陸續支
發以待解補日夜督工不敢一件不躬親其事匠作不
敷則關取本府有糧縣分縣取數人至則每匠一日給
與米二升銀一分及鹽茶瑣屑仍安頓住房使無失所
地方卽派到夫役亦每人日給米一升其負重工力則
另募夫爲之人日傭二分凡以爲通省造福務必稍從
優厚庶民無背議且工易成耳但入五月中水勢漸長
及今雖比舊年尚差三四尺然長否尚未可知而前段

江岸已前未及修築但可完後半一節連住房共豎過五十九間每間實寬一丈二尺深二丈高二丈一尺據造倉尺寸將入倉斛斗細細較量計每間可受一千五百石又分隔小倉數間以待零找竊查長衡二府米數共須倉九十四五間武昌有四縣漕糧在省不過一萬四千有零如此則原估倉間數目徑足矣至于垂久事宜按臺俱仰重石畫想日月之明旣經燭照經緯常變必有成說下吏可奉行幸甚惟是江夏二斗之議職不敢言昔何以無今何以有若止云奸徒緣厚取于別縣

而本地徼免則比如別處水次其厚取則有之亦有能寘本地于度外而依數平斛得如江夏者乎故江夏之免于求索此只緣省會之地邀上臺寵靈而非覆被于別縣明矣前日職又細訪衙官見武昌衛高指揮言二十八年以前原以本衛專運江夏後經告脫而彼時縣官乃能申言民瘼力守往事隨蒙兼恤軍民止將本衛改運江西將本縣漕糧破格洒派然則洒派非一日也今若執漕規以爲洒派非是而運軍又不可不念則耗外必不得不加夫加之一字豈台臺議事之初志哉小

民誠難慮始人言亦不足恤但查漕糧一石原額外加
七斗六升以四斗爲耗以三六爲輕齎其餘襍費不一
而足眞所謂以斗金易斗米徒以國家夫計在所不論
今之更議又不過浸淫漸積復致紛紜耳然以極重難
返之餘有大力者更定如反掌全楚蒙蘇世世頌德又
何恤循舊以慰江夏之民議灑以均運士之困不亦休
哉且江夏以衝煩不堪近來驛遞夫馬賴上臺垂念賜
詳加額見蒙批允若于此得寬一分眞所謂造化鑪錘
無復遺憾不第職之仰承覆露而已至于職之才小而

識疎乃竊居百城之長自慚自懼台臺弘覆不輕棄物
承格外培植嘉與吹噓職敢不黽勉有孤至望至于漕
糧加斗非不知成議已行萬衆稱快職獨以一縣瑣瑣
冒竇蓋亦有不得已者伏乞台臺俯賜垂鑒幸甚幸甚
與徐仲起

近況何似作文想日多此間文字無可觀而意氣喜上
獨得一龍生相見吶吶然胸中眞吞吐雲夢八九觀其
文亦止得一二若觀其人則全不可測異時相遇此眞
勁敵也第作官無善狀但骨稍柔氣稍壯舌本稍強腹

中稍清楚庶幾腳跟稍定尚賴兄旁觀冷語覷定幫助
乃可望耳龍生文寄一冊奉覽

復馬康莊

弟至楚剛得月餘時載酒從黃鶴樓與呂道人周旋未
幾便羈縻吏事矣沒來由惹擔子在身他們便掉臂不
顧弄假作真今來把一身骨子揉如綿軟見上司氣色
卑下自覺可憎然不可已遇酒不敢醉初間猶看文章
近稍厭賴此間秀才不喜人直說正得眼前清楚但驛
丞匠作牙僧行頭無一非子卿者其事瑣其俗頑其民

驕不可與語道理其日用品物衙內自三餐以外無所
需若上司供應急則各封門避去惟魚米差易得弟食
米日不過四合魚不可多食因思當日子瞻誇秦太虛
語欺人耳賴此一片頑皮正推墮火坑中不復異清涼
世界遇人難處以命聽之前有人見問子近經磨折當
知自創否弟答曰膚質如初真不知此局如何結也兄
何以教之

與馬九達

兄入吳弟舊時罪狀聞之耶胡仁常在彼念同年兄弟

隔兩三日便携歌童載清酒登虎丘絕頂望千里月不知亦稍憶髯公否第今來在此無可復道知縣是驛丞兼衙各處亦同但自行頭匠作等項無一非我玉皇說道此人本性偏與此命我卻以此命折過此性以是子鄉之本來面目尚不失也土產風俗無一可人已具令兄年丈書內但一黃鶴樓據城頭聳入霄漢大江滌滌帶上下望渺無涯淡上有呂老翁像撒手嬉笑面常如被酒無愁容第時從倥惚間一往相對不覺心地清冷火坑中跼腳處惟賴此公耳至于世法中許多機殼撲頭撞著直是驚怪第生來不曾帶得且自由他耳冗中揮汗聊書數行一當面晤意何可盡

復袁州平

嘗怪人謂袁州平好奇文幾至河漢及閱嘗世諸篇則正如眼視耳聽手持足行自且至晚應不同接意謂只得本等如來札所云作性命題亦復此意獨謂其中有人世人不曾夢見的說話豈州平意亦稍自驚佈云實有不常者耶世之談文都不足聽但作文者正自難諧就如救世篇十首從枕上讀一再過見其肆而核險而率

敢爲踈宥而不照料嗟乎此于以求文字之工則可耳
得無亦有足未至而口聲先至者乎吾且與州平平心
議之在前止以自信者信兄繼則因世之所怪與兄之
所自恠者增信今而後有兩兩相信此則非筆舌所能
文也又何辭焉小兒已歸去赴考十藝將寄之若所云
所看可否則如曹子建言吾自度才不逮彼辭不爲也
冗中亦不欲久羈尊使草草復命

復嘉魚葛

弟徼天之幸與台丈同居一塊土有事何分彼此四縣

修堤日日在念前數從當路談台丈之精敏長堤幸賴
近未了事件在江夏地方者亦不敢辭責方議勘修而
適得尊札具詳本末幸甚幸甚但所云胡秉華事則自
其初具呈時已經一見此去自後情事全然不知此等
小人正須重創之以息其焰若稍爲疑惑止用量懲亦
已非矣豈有我輩皆有心任事者旣知任事之中斷然
有許多微細曲折在而令奸徒之說繆填于耳者哉又
閱申文頗似此等或將以敝縣增加口舌然願兄弗疑
弟生平直任一意決不自明也弟才小任煩誠無暇刻

但自前日得李老師手教念賢者於地方事亟亟如此
况于食其土之祿而能優游度外凡新堤之屬在江夏
者非遠當親來一勘亦望効力馳驅以完成台丈美績
不至使台丈之憂不得好幫手也錢糧言及加派正恐
不易第當爲台丈預懇之

啓梁撫院

職前日伏承台諭深用廩廩自媿無才于地方事不能
詳曉但素所自盟決不敢以片字浮辭上塵台聽只據
目前有與本縣相關事務聊掇一二稟聞一犯宗初釋

職聞此數輩素慄悍詭異心竊憂之近密密體訪正如
傷弓之鳥神鬼未定尚只以請還封祿爲望卽此已制
馭之有餘地矣所可恨者王室旣卑宗風日壞諸犯律
干紀之事無所不有近日尤喜與人家事凡人家或一
婢縊死卽全無干涉闕然呈具打槍索詐厭而後已不
則群聚官府公然要挾此何等景象職不武誓不曲容
每讞成凡事稍重大者卽申解巡道以此稍知斂戢然
此輩隱機亦彌不可測矣伏乞台鑒一湖廣以水爲區
以治水爲急去冬職上自金口修堤六十里直接省城

以遏江水今年當水盛時賴堤阻絕堤以內救田畝無數此沿江之堤也又自南門外李家橋修堤五十餘里接紙坊自紙坊至山陂計程七十里若無此堤則驛須枉道抵東湖已一百二十里東湖至山陂仍七十里以故從來議修甚急而成功至難職以兩月間親督修理幸而成事省人馬工力無數此張公渡之堤也但李家橋去城猶二十里去年因形家說尚未估修宜于今冬補築此二堤其已成者業經水不壞未作者補湊無多皆職之所經手者也至京口以上直接嘉魚有舊堤九

十里俱在嘉魚境內新堤六十里則嘉魚與江夏分有之而其中浸灌田地則蒲圻咸寧俱在異時以議論紛紜事不全集前年江夏因用首領管修尤致不妥今此官劣去錢糧不得半功而以江夏之不完致全堤之無益以此近日居民紛紛呈乞俱蒙發縣查理職自知奔走縣務日夕不遑但此舉關係匪輕意欲稍間請假五六日親往一看分別應修幾何工力幾何前官之用功幾何水推幾何見在幾何應補幾何庶前事有所歸著而後來可望完局其張公渡堤亦俟再估申詳皆此方

急務也伏乞台鑒一修造船隻從來定規全書分派其
皆有意省城雖云材具輻湊然所擔責任亦復不少民
力有窮官方有限乃近得麻城縣申文欲將所修馬船
三隻委之江夏不知此議在三十九年時該縣言之尤
詳本縣瞿知縣亦闢之尤力彼則苦訴無聊此乃盛稱
功伐今職以同舟之誼初不欲以口語相加但揆之事
勢天下麗省之邑只設一縣者有幾而江夏貧疲最甚
分內職業猶惴惴不遑諸友邦無共濟之美而反欲卸
其所不勝恐江夏弗堪矣且各處興造衙門豈必出產

材產各區何曾興造若以麻城去水百里而遙則近水
之邑寧獨江夏黃州固臨江郡也不于其府是問而隔
縣是啻以是知麻城所持之說不過裝點推委以求勝
其議非實事矣業已具文申府其中畧節先具稟聞伏
乞台鑒一江夏錢糧自經職去年查覆議者皆尤前任
透支過多不知前任非獨無過且爲有功何者四十年
以前非無透支也而欠者爲正項起解止將俸廩工食
盡數補湊便可塗飾目前惟至瞿知縣始將解數盡完
而支用原不能無透以故所欠者爲工食等項夫工食

未幾部以前
詔未明仍復咨
行各省三十
四年以前緝
解始得開豁

豈可少哉以故事體彰著職乃代爲請補若使瞿知縣
仍依前法則當此考成嚴急之際職且代爲受罪不暇
雖補無及矣但三十六年以前欠數猶侈如京絹一項
自三十一年至六年已欠六千六百餘疋職前畚議援
恩詔除三十四年以前蠲免外三十五年已完止三十
六年欠絹五百二十疋因設法處解六十餘疋以稍除
帶徵二分之數本司鄭重以爲未合職又伏詳詔內前
一款爲包括四十一年以前卽云除京邊起運外後一
款分明開夏稅秋糧農桑絲絹等項自三十四年止悉

與蠲免並未分別南京及京邊除外蠲免字樣義如可
通而本司畢竟疑畏未許開豁此則非復小官所敢輕
議但錢糧以此求完則一縷一絲無復可完之理縣令
以此求免則奪俸降俸萬無可免之法然後乃知瞿知
縣之恩施職非淺鮮矣十年以來縣官三易而不免代
爲受罪不知台臺亦可上詳詔指俯開一線使職不至
奪俸無名老父老母獲沾恩及此職日夜所蓄以爲終
身宜如何仰副洪造而又未敢必也伏乞台鑒一漕糧
加米此職之所未敢言也然有不得不預控于台臺者

蓋漕糧之敝楚爲已甚大抵其郡縣最遠者爲害最慘
近者卽稍紓而實實亦不能無害惟江夏則不然不獨
諸軍無有橫索自正米耗米之外卽如一尖一平之說
亦復無之各衛安以爲常建議洒帶以無爲一衛運官
之累此從來久矣今糧道日見漕軍溢取之名至處不
厭爲盡芟枝蔓每石除正耗外與明加二斗遠方之民
真如出之湯火不啻但法行一切將江夏比而同之是
別縣以蒙恩減至二斗江夏無端乃忽增二斗之額非
宜也當議初起時職已明言江夏事與別縣不同別

縣亟宜更張江夏宜如故便不妨兩議時不蒙見信以
爲運軍素橫豈有能安于無事若所言之理至今年二
三月間遍訪無異而運船大半已去欲灑帶則無船欲
依單則偏累不得已始議裁一斗而以府折銀批縣代
給夫前事之所未有而忽增難乎爲下若民間未之有
輸而官爲代辦又難乎爲上矣目今漕糧已起前日主
者以加派二斗稟職旣于心未安又實以爲于地方
未便何敢率易已只令照常不敢漫加升合其管糧衙
一向襍費尤出示嚴禁親行察訪以爲釐弊先從下始

不但米不加使民間無所出且今歲賠贖之法亦決不可再行若仍派一衛則衛官將執衆例以要之勢必抵牾此職之所日夜憂思而不得方便者也當春三月間亦蒙按院諭以此事本爲裁省豈有加額着江夏仍如常但法令旣行事勢已就卽此輩有未易服其心者仰祈台臺眷顧江夏分別原委如別州縣之議裁者止以侵暴凌夷事窮理極不減則幾有指大于股之憂是故裁之便江夏之宜因者則以一正一耗漕單固然變更則又有無病自灸之愚是故因之便江夏今日之糧與向時無以異則向時之運江夏糧者須令與今時無以異如此則職幸免于地方之責而小民無加派之虞矣職不言竊恐後時無及言之則惴惴焉懼先洩爲罪也至其中委曲難盡處尚候面稟迫切之情不敢盡罄伏乞台鑒

與龍夢先

別後雖復匆冗不暇然常常自念安得解人如吾夢先者乎聞與疑之居極樂寺此地曾一到清流茂林不減西山而載酒差易尤爲快事想近日佳文盈篋矣六七

月間第無端惹著一閑事至今尚侵尋未已第常謂茫
茫世界安所不有但不知日頭在天上良心在人肚裡
兩眼直對而敢于昧心胡說不顧人受與不受世豈有
如此人耶吾言止此終不指其人指其事蓋羞之也夢
先在都下亦有聞耶至入監一事陳大定見詢第以兄
既到京不必不爾願行之弗疑遲却相見八九個月得
雋後多畜美酒爲我來朝時作東道主人快事也

復胡仁常

令弟佳文一見傾仰乃稍閱所刻制舉藝沉婉清壯絕
不似楚氛想無用火攻下策知阿兄讓步矣余賦性拙
疎惟文章一道頗懷不讓若言吏治又遠不如文吾與
年丈意氣相期非可凡論柰何只作尋常語而不以地
方長短相教督耶海上之盟誰能不念但我罪業深重
不忍容易上心頭耳承惠茶食領入媿無以將意者有
新刻一書奉覽

復魏肖生

自考事應接不暇每發郵筒輒攢眉不敢正視忽得手
教卽于公堂啓視嘆曰人之相遇乃有此乎如來札所

云應求之說不肖竊私之矣歲自乙未迄于巳酉凡十五年率在西湖兩峯間歲歸不過三兩月然知交終有數常喜獨坐念某數人某公數篇某篇數句歷歷可算水在盆中月在天上何須問到往來不知世間人乃交得如許豈非恠事然養成拙性從此得便宜處卽從此受虧博得一官出門便蹶又至今不悔睿質如初此不過薄命人耳何敢當台教之所云乎至于文字一道則不肖曾攻堅探驪思窮晝夜狂呼跳躍凌高墮塹至今氣病觸之卽發如是者若而年又走深山絕人事屢危

石以習膽聊天末以散思乙巳之夏居敝邑西山霧發滿空瘴氣塞鼻不啻伏波所云飛鳶墮水之狀而骨體彌壯尋味似不遠如是者又數年往歲在長安從業師伯霖先生飲酣奉觴壽曰先生弟子籍可三百許人前後得雋者不少然某之所以學先生者有在先生知之乎因令某試舉看則云某只向先生歡歌搖擺狂酒猜拳時得趣耳先生大笑爲舉一大白怪今之學者羣然丟下靈性不料理只字比句櫛以求厭物其穎異者又是將後半截工夫率意倒用于是神明之士亦因倒提

之而勸百風一浸失本旨其領會者豈復易言耶然而
遇合有時知我勝自如不肖者僥倖尤多乃復得先生
提獎真出望外遂使不肖過喜率爾多言真不憚布鼓
過雷門矣龔生佳士見其文極喜已力薦之太尊但冗
甚尚未得深談也所賜尊刻纔一二過耳已不啻杼不
肖十五年心事俟卒業當何如感甚感甚至於居官所
事非復罪釁之人所當著意但事係地方者不能無望
教督願先生留意也

啓堵老公祖

楚介在江表音問希濶冬月兒來自家始知小婿之祖
王自覺近被訪察某常謂人實有情苟關係骨肉自不
容已惟到議法時則毫不敢與聽受法者甘心否耳故
自覺此回某無所置辨若據所抄單款有一事實者某
願以家門爲誓今當事者業已設法點綴員成一案事
往矣無柰何矣王自覺之家不破則其仇不快苟逞諸
其願而以是非聽之鬼神世事之若此者某見其多也
何異焉某身爲縣官知此事自有來由雖神明容有難
覺知處所故不復列其事以爲之辭亦不敢指其人以

重其怒惟拊心空訴仰乞老公祖臺下垂照區區或者
爲異日造地方清寧之福而已某臨楮可勝激切

與秦西汀

前日郎君至此一見英英可畏作如此父真足欣喜小
兒在上海時年十四初捉筆學文字或云又是一徐子
卿彼時弟卽語云須強似子卿方可如子卿耳若爾時
便只子卿面孔必且不逮今因我跌蹉兩年間便全然
失却初況雖父子情至奈已言而中矣前日曾歸考見
黥然弟爲此子深幸不恨也但視令郎稍不能過意耳
吾儕天涯兄弟正賴此輩可以締交世好安可忽哉此
事謂兄意所欲聞者率爾附及不盡

與魏肖生

某自迫促一官舉昔時尙景俱丟腦後昨因送按院過
江早無所事事散步登大別山瞻覽快絕火坑方熾忽
見蓮花因取酒獨酌不覺沉醉次早幾不能起蓋賤性
拙訥每每此中有道不出口處所以偶因所觸披猖如
此前奉公言亦卽覺痛痒發動放意亂說正供一笑想
台臺不深亦過之也

復游肩生父母

時爲長堤遂親走咸寧過丁泗橋浮西梁湖問土名度
高下算丈尺心計指屈半月始具文申請凡五千金已
蒙上司允行盡發附近居民分管無難兼自爲家計慮
亾不盡力牛踐杵築何患不堅翁去歲築江堤六十里
又張公渡堤四十餘里俱親往督催每行見彌望如蟻
子婦歡作且向馬首合掌念阿彌陀佛如此則信堤爲
便益乃今來此舉不能無異同者特有
不見耳葛
老先生精心竭力良可嘉尚弟亦願隨其後以終厥事

所賜佛祖記領入佛門廣大羅收不止一途頑鈍如弟
願以力勤而得超度不媿成佛在靈運後也一笑外揣
刻一冊呈覽

啓錢按院

職自被台臺培植兩年間罪過山積至錢糧一節尤爲
難處伏蒙恩造恒教誨其才之所不及又曲諒其用情
之所過當卒至事體灑然前者不以後人清楚爲累卽
職亦不至以前人見恠爲疑生成妙用真同造化矣昨
至蘄水仰遵嚴諭不敢復以一介上溷台慈感仰之私

惟有銘骨清查各冊已星夜造完刻書用度俱查照府
捕詳允數目不敢異同其請補原發在縣庫銀三十餘
兩一則懼此銀日後變置如前弊復生一則仰體台臺
俯恤卑縣使透支盡絕然非敢必也書板因陸續補完
且摘取不佳者削令改正以此須稍遲一日已責令三
四十人兼工給燭計廿二日可發行也熊芝岡碑記呈
上台覽昨送糧道閱過頗謂撫臺旣在地方碑中亦宜
相涉以垂永久而職私心亦以遭逢盛舉兩司及府并
應全列不然者職效奔走人耳敢煩齒頰耶未審台指
謂應如何乞賜明示以便斟酌登石也

與王支提

得手教讀之快然長公有言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
雖殺人亦爲之還念及無情老子荷枷乞命時哉事旣
無所聞則已蓋此人最陰狡刻毒揭已遍播燕邸幸彼
中俱已明白假無天道第且奈何吾儕一片直心政可
恃海內有心人暗暗知覺若道三斷兩立定與做對頭
縱分割得明猶如健訟去此輩何能以寸兄之教以勿
問是也但云知交間以聲名爲第慮者豈有說耶第已

破之旣事聲名何爲還是想科還是想道只是縣官本等不能不力耳若夫好名之嫌則亦不敢避矣兄榮遷想當在卽弟于明歲望得一南都評事不知可得爾否小兒以讀書來當令上謁望兄以子視之百方提挈教誨弟感恩不淺也

與三嚴兄

相別兩年口中酒覺少口邊白鬚覺多念世間公道只有此耳而三兄有口竟得超然免于評論大便宜事也一笑弟自到楚來始知縣官煩冗爲欲作書閉門半日

偶因一件事走出諸吏卽紛然在前強至堂皇其如常受訴總收者不必論中有一人持褐一疋朱杯貳枚云是上司斷與要官爲面給而受者爭云不直乃稍爲裁價與之去則按院新來所備諸什物並進磁器幾擔氈条數十床各舖各行自呈其所有兼訴苦刺刺不休也須件件點過作溫語慰安之又須作色戒吏書無忽無變置人稍散則有牽馬而擔爰者立堂下不去謂田居路傍致茲侵軼官應爲告示代民守余謝謹依來命則又有荷枷而至者云某衙聽給使撥置枷無罪乃爲開

之仍押至某衙問故則聽事吏以投帖進矣第初不欲
出衙而出卽如此心下許多盡未曾下筆只得謝弗見
而領其來教此蓋平常暇日不往候上司已如是況他
時耶只是此副頑皮彌鍊彌壯外宿常月餘不內所謂
添一人少兩人恃此以無恐耳此弟近況附聞之三兄
有聞于往來者幸以見教

與聞子將

楚士萃于黃其中儘有少年奇俊沉鷲刻清各極其所
至者而願皆聞名子將嗟乎盛哉又如永州宜章最南

鄙小邑有陳生者名嘉礎修長近視然讀書目過卽了
王岵雲督楚學時生居三等乃突前自贊王大駭因扣
其胸中不可究詰卽拔置第二今尚未三十也前到南
京至浙取道江西以歸以不見兄爲恨此真奇士願相
爲志之兄近狀何似吾輩不足復與談文紗帽套語又
不足爲兄道至于楚中風土受用具在長公與秦太虛
書但時有不似耳只是外邊議論謂弟云何弟私自循
省覺睿質如初也兄有所聞于往來者幸以見教喬年
兄數相會否兄北上期在何日念冬底相聚酒間傾數

載心緒至樂也

復馬康莊

居江夏已復兩年人人道是何癡子空復勞頓弟想來終是不省念在上海事壅如蝟終朝以鞭朴爲務無當催科今來此止是跪拜頗多一生業障正須此消伏其他務率簡錢糧不催而具大抵午後稍爲上司料理公事未昏而畢還衙向老父前道說家常問兒子藝業引滿大杯十數卽往書房獨宿灑然無事鼻息如雷前爲衙齋果暗稍修數間闢庭除丈許一夕月明如晝庭前

老桂影參差在壁因令兩奴以墨筆描之生意可喜往來冠蓋雖多大抵見諒如是何勞頓之有若謂罪釁之人應避首邑嫌于過想則弟自知此方寸地念頭委實不到當無憂以影見疑者矣只去年夏間惹著一事至爲彼人所揭云弟受強盜銀一千兩本爲孫府尊因以連及今雖漸明然長安議論尚未知如何台文得無有所聞否莫輕薄老徐忽有此一點財星照命也一笑劉兄一見甚驩觀其眉宇間正堪頓酒曇數十不當以杯酌相量而已偶糧道起程時刻引見不能修東道主媿

甚媿甚所言船料皆三司首領職之貲郎最不堪與語
此吾兄能諒不深罪也

啓梁撫院

伏承台臺諭潞府事借解不可真明徹萬里矣借解例
在三十九年曾借八十餘兩四十年卽至一百二十餘
兩四十一年職以四月代庖到縣該監遂持前例索借
銀一百八十餘兩職恐其逐漸濫觴堅執不與而廉得
此中有一二奸徒在彼中用事者着之結局以此兩年
來得與縣無涉例遂絕矣前日該監苦求代徵職欲不

行而慮此徒以國主新喪借言生事故姑與出示以疏
其橫厲之氣然本縣所以徵糧之法未嘗屬苦而水鄉
田蕩經此輩累番剝削民力已盡當奈之何哉爲今之
計該監應蚤自束裝申明報命已完者解未完者待來
年新監并比就國家正賦亦有正徵有帶徵豈有數必
取盈守株待兔不能自反其平時侵尅之害又不能稱
說百姓邇年之苦事窮理極徒欲取之縣以自紓耶且
本縣所徵補潞稞銀二千七百餘兩俱已完足若求之
分外無論本縣無他積貯止有條銀職皆于櫃上編號

放絕無可那借假令能如所請脫後徵者終不可如數
誰與任之急之則該監亦自懼有前歲漢川之變緩之
則本縣又似有痛不切身之疑但以一時王官動以自
徵爲得計水濱之民其痛心非一日矣若有司復爲成
就未完則後之欠方且日多而解數支吾益無紀極恐
莫逃于台臺之明鑒也

與袁州平

得手教揮灑淋漓寶光透脫假令二陸兩潘猶當咋舌
退矣第自念生來百凡不如兄遠甚只儘著氣力博得
沉鬱兩字卽佛子在前に變相奇幻吾不易也所以自來
閉口不談遇談者亦堅塞兩耳不聽時時做夢時時是
醒須誰來以水澆臂我自爲之此語真堪相視笑矣佳
刻一本何爲不至意欲亟觀之小兒爲衙中局迫遣至
南京讀書去不知此子有成立否然爲之自彼雖父子
間亦不須急切也援例文書問之尊使俱已完就菊初
竚聽好音耳臨紙不盡

啓撫按兩院

堤工一節在金口以上至嘉魚計長一百二十餘里關

四縣田畝各十分之三其自金口下至南門新開計六十餘里關本縣田畝亦十之三故其利害各重雖費事不可已今青山一帶據曾爾位所呈不過田百石職親勘其地周廻里許有田其中者僅數家耳張澤臞薦實老成人也爾位等以言激之謂熊芝岡捐貲助工幹地方許多好事以此澤臞奮願助銀百兩求職申請職持疑問已遂公呈上臺奉批查勘職竊懷愚見謂利害不關於通邑者不輕役錢糧不度其可繼者不輕費今爾位等以百石田糧視出帑金甚易容大魁等從而繼之

如此則秋冬之際必有援例並起者長江之岸可盡堤耶或以此堤費僅二百四十餘金有澤臞百金官爲出錢不修似在可許而姑置大魁等所呈已之惟台臺命然職不敢不分別明言之也至若東門外往黃大路每水潦起卽湮没人戶搬徙亾慮數百家職兩年來周視相度見東來萬山蜿蜒相接惟至紫荆山一伏又起爲東門城角結鳳凰山迤邐爲台臺衙門後鎮計紫荆斷處卽水所從入不過數十丈堤之費可八十餘金雖其中田畝亦無加數百餘石而便民居便行道且聯綿地

脈視青山關係固什百矣職度費不多卽于前番申請長堤銀內節省餘貲量加補湊已着令興工不敢瀆請也外金口已上四縣所共築長堤職已督陶主簿在彼晝夜監視主簿幸能其官職前往勘視本縣所任二千丈俱成矣但下流完固儻別縣所修堤未有成緒使水從上灌出路艱阻則此堤築難而潰易利少而害多此不可不深慮也敢附稟聞

復吳玄水

不肖迂疎鹵莽罪釁良深屈辱播遷咸所自致非凡人伎倆所能爲也且是行也于待選兩月間了得宋史一部途間困頓鍊習風霜幕下閒官宜酒宜讀及就移省縣忙如驛馬拮据兩年幸無大戾昔朱子有言凡人爲子弟進身須乞得受人打罵的官職以往訓言之不肖本求之而得以自家身上驗之彭嵩螺之造我實深台臺氣蓋一世書眇百城尚不能爲不肖忘情耶雖然今日之江夏亦猶夫昔日之上海見前過惡去後乃知自己過惡他人乃知夫惟世間道義相成君子能不惜盡言而亦足使人不恨不肖私心所仰望者獨先生耳台

臺獨無意督使之乎沈君望而知其有道人也但接尊翰時府試已過不敢復爲常辭以溷台命

復董閬風

弟常謂朋交如性命未有知其由來者也弟才具不如兄遠甚然不敢不勉涖官治事只今日不畱明日債耳豈能如晉師之暇前偶出行兩三日間卽成廢閣苦費調停何況三月耶允糧一事雖極好卻于今益信好事之難竭盡心力成就此倉而異議者嘖嘖未已人心不同知復何意弟此擔還挑者在也說甚可爲能爲以弟觀之正不殊刀山劍林矣但弟亦知其無可避而聽之耳至于道義相勉賤兄至意願繼此常常得聞金玉爲幸也

東張澤臞

令郎才具精美昨已懇文宗謂宜拔入正案想自當暗中索得破格應允也堤工事前已具申蒙撫臺批查利害大小緩急昨諸人具呈復云台臺出銀百兩不知上司之意正爲此持疑耳金口長堤袤六十里橫六十里中包田畝無數又水盛時人馬迂道東湖憂暍歿而張

公渡以小舟載人經湯孫湖二十餘里憂溺歿以故從來議堤改驛但未舉行及熊芝老推尋前說上下僉同慨然允築堤成矣水口未就若卮無當故復置建閘帑藏空竭乃煩芝老苦心相度不憚經營爲通邑圓成盛舉事誠有之然實非家出錢也今老先生超出常格以百金助費可謂義施鄉邑但以地方之事損鄉紳私帑卽非所以爲號而周遭方里之內有田蒙惠者僅若而家而必欲與長江爭尺寸之地則毋乃待水神者過刻而亦非有司舉事意乎撫臺之批議大小緩急明見遠矣不肖初親至其地心亦疑之今奉批查不敢不以實對而懼于老先生之盛心未甚合也輒不自欺隱敬奉商畧惟台臺明教幸甚

奉濟泉伯父

伯父福德吾家前此未有聞近日益務施捨多行善事幸甚幸甚姪今番在此幸無大過只落得士民笑口其辭擡舉人至雲霄之上腳底空肚裡餓誰實濟事朝覲又在眼前父親在衙中日日計較無法處置柰何柰何然姪且安心挨去不必言與他人知也父親常說前所

寄頌修橋銀要討个下落今如何若要寫書與何處惟
伯父見示外裁襪一雙細葛一端奉寄

東熊芝岡雲霄女士

暑中容易病人如此卧衙齋三日不知外面水信何如
聞得金口開已塞外水畢竟高三尺餘谷亦稍收不知
果否抑書手與之爲誑也今日偶聞道路之言有保留
朝覲一說不肖再三思忖實是未安得罪以來畧過三
年矣今年又幸而小稔內外無事安坐不去詎是事宜
至于地方工作不肖實何能爲奔走祇是外面鋪張事

體所由何事不仰稟成算故台臺在此遲一兩年事在
天下而得爲地方建萬世之利此天意也不肖何能爲
不肖罪過滿身風波動念卽如里老具呈一節卽是罪
端何者上人之厭此舉動而此舉之偏不出自本心由
來久矣不肖素荷台臺格外培植望爲留神萬方設法
阻之毋使不肖爲人所疑爲人所笑幸甚幸甚

啓彭按臺

職于前月廿五日因行堤太早病者三日告假間偶聞
外面里老有保留朝覲之議不勝驚駭職之厭此等久

矣不幸身有其事媿汗無顏當出手示嚴行禁止至初
一日此徒畢竟聚衆進呈撫院職亦隨即跪稟求寢其
議蓋楚中今歲蒙台臺洪庇水不大溢五種盡收田野
之間盜賊屏息未有有司幸而遭此而可以安坐不行
者也若夫地方工役則長堤業有成緒開工非在一年
假使職蒙恩保全幸還原職則仲春水涸之際興工正
未爲晚又不必設此自備便計矣伏乞台臺俯鑒下情
職謹瀝誠先請臨稟無任悚仄

啓學道尊

職屢屢煩續非不深懼罪責但以文字結習障深業深
且從來喫考較苦趣不可置道此意良不可負以此有
明知爲人所使而不敢辭陰爲才士所牽而不能割坦
懷明白考其素而陳諸司文者之命無沾滯無疑阻此
定台臺所深諒也伏望轉圜盡數收錄職不負上臺度
諸生亦必不負職職無任歎

復孟五岑

屢次惠書俱以不須索報爲囑何體恤人情一至于此
惟有感媿至不肖居官罪狀不知大計何自以免且無

言德譽矣紙坊一堤根基唐府尊之錢糧而籍重熊芝
老之鼎力不肖因人成事者復何足道但天贊其成兩
年水不冒頂或藉是以免于罪戾庶幾乎然所望台臺
培植尚不淺也通茶敬領清貺臨紙依依

與陳眉公

往事如夢然不肖自得罪後纔知痛癢伯霖先生嘗云
汝似生鐵彼時實自媿此語今日乃得從火中鍛一回
也到楚復荏苒三年矣勞苦奔馳疲罷欲絕但念作令
而不楚正與作官而不令同是可惜以此雖極衝煩應
接無暇近況殊安前歲聶井老去冬楊年伯過此俱得
詢知道履如昔欣懌之極但拙性之不了事猶然未改
却無可柰只媿見堯夫耳貴地近時言議頗于不肖弛
寬政乎幸先生爲之地也吳府尊回府附書敬候臨啓
不盡

啓彭按院

伏蒙台臺下詢北絹此事職籌之久矣弊不在不足而
在買絹者與解絹者之分其人買者不解則絹將日至
薄惡而無用解者不買則檢退必日甚而官民之事必

日多職于四十一二兩年各申扣三分以完帶解于四
十三年扣除九十餘兩以補本縣錢糧未派五升之數
此皆錢糧所本有曷敢自多區區愚意全在責成買絹
者完解以爲此中尚有贏餘法宜通融結局無復累官
民耳近時懲民解之害改爲官解職前見三司首領解
絹者旣疾首畏難復談笑而道此其事不可逆料只問
每扛盛絹幾許云不過五十疋扛用夫三名如此則全
省絹解須夫若干額外加添已是無藝豈可云非切身
之痛不相爲顧惜哉職念此私竊慨然今蒙台諭并解

折色于本司真足以破除各縣陋習而掃除浮費但尤
乞明示近日所加二錢止以一錢加絹價連舊共爲八
錢以一錢加鋪墊通融盤費在內共作盤費鋪墊銀三
錢又買絹者必責以解絹銷批月日先具并結毋得推
委又毋得冒陳別乞夫馬如此則弊清而事亦不憂不
集矣胖衣上下身表裡共用布八丈七尺七寸濶狹不
等計銀五錢三分九厘綿花三觔銀一錢三分五厘工
食五分褲表裡用布二丈四尺二寸青藍不等計銀一
錢八分一厘綿花一觔五兩銀六分四毫工食一分五

厘鞋襪弁帶料工共一錢三分大約每胖衣一副共銀一兩一錢一分四毫此實數也又蒙台臺諭發鎖鑰一節仰見洪恩容覆至意職委任非人疎曠莫贖死罪死罪

啓本府公祖

某才最駑下而生平率多天幸幼時籍父兄教誨不專恃外師稍長卽快意出門遊學十五年無絲毫室家掛碍桑梓之地則自燥髮來具曉歷政仁明覆露至老公祖尤大被弘施數得子弟書知鄉土近狀良以惻籍只

自念秉性踈拙又幸卽經過鉗錐是不肖自少至長自在外及居家自己身及先人丘墓無不各途所願復何所言惟有囑子弟如常奉公仰承帝力而已老父客久思歸素懷自守不敢以姓名上涸門者伏惟老公祖俯垂慈諒外具微儀稍伸子民在遠芹意幸邀鑒納某臨啓可勝悚息

復包振瑞

讀兄刻知一腔熱血爲湘潭嘔盡矣況猶有口不能言筆不能文者乎此正可質之同心而以所言所文者貽

之後至作令而刻書者必如此其無媿耳快極快極弟
初謂兄蚤蚤動身恐不相及亦擬廿五日行乃省下吏
便自覺未妥今承教期以冬仲望前一兩日襄陽相會
則弟行期決在初三度八日可到襄陽卻好也前日已
差人送夫價煩李年兄處置兄到時便可爲第一弁調
度途中顧募人不得不經心也做官漂泊東西無定得
二十許日周旋抵掌豈是小緣念此不覺神往家眷留
滯在衙惟老父決意要歸正爲耐寒不過適賜湖綿何
相知者之不求而得如此扇墜已付兒子寶之一紙書
之意遍三世感極感極詩扇亦隨致家兄領訖但揣兄
意豈以我不能詩故不見及耶毋寧謂伯兄不能故及
之耶一笑

啓梁撫臺

全書一節各縣事體不同江夏設居省城百凡取支原
難意料雖有強項不敢不應雖有巧婦不能徒炊故以
前雖大經削減然減之過分旋即遞加其不加者不能
禁之本縣之徑支而那移正項如潞稞之二千七百餘
兩輕齎之一千二百餘兩從萬曆二十年後竟那下一

年是也然加之無名又不得加派之用而徒以混亂倉口如公費之復額銀一百三十五兩有零供應之復額銀三十兩是也蓋兩項錢糧具有分款在前本逐項減削今不還其各項本額囫圇以全數加之此職所謂舛也且公費中有如朝覲科舉用度若能依額扣存自可足用更不須加故職今來欲改復額以敷備用謹扣存以止濫支量議加以防前事之暗消與請補然亦緣署印時已開其端今不得不竟其說假使職初來卽爲真令豈敢不惟前人是法是做乃不避形跡至此哉今全

書駁議幸加反覆務求厥中但或以二十年來所遞加者指謂是職一人增益則不可不辨謹備查前界全書及沈同知裁定全書及近年加減及職所議增者集爲一冊分別倉口橫行列其撒總繕寫呈上台覽伏乞俯加詳察又職前爲典史乞火牌一事實緣不曉憲牌體例冒昧陳請處罪處罪但今來朝覲事體職且自有極難處者乃不自爲計而反爲典史計誠欲成就小官使無負累變心旣非細事而職以衝縣望得一幹當衙官更不易耳伏承台諭于兩司覓一小差竊見兩司首領

日每乞差不贍遑及他官職愚意原乞上臺與以舍人名目使亦有所齎以當一差非敢只欲以空牌行也冒昧稟明初心仰祈原宥臨稟悚息

啓彭按院

絲絹帉衣二事蒙台臺議歸本司成造在各州縣不過徵原有之額銀起解回銷近者不累日遠者不累月百費悉省積弊悉清曷勝其便若州縣而以為不便者非私卽聞何恤哉然台臺于更法之初輒拳拳下詢愚慮獎誘使言務使極盡事理職苟懷見聞曷敢不吐以仰

孤高厚竊思職初與議時本司亦曾面詢可否但就縣而言言宜止此更無別說後頗聞本司集首領問故紛然異同今承台諭云本司已有任造文書職但恐本司或未能究竟其所以任造之實耳何以明其然也蓋凡本司首領起解錢糧皆以金花漕折爲名而搭解各項內如麂皮銀硃銅鐵之類係見成物料止著經紀交易已完至于生漆猶竹等項且囊金至都或本或折聽示臨時更不須設法調度以故某日領銀某日回銷并往返日期不過半載今以帉衣言之如本縣止二百七十

七付委一衙官專管成造大抵十餘月不能得了微廉其狀則往往于各縣買布下鄉收花撮湊緊催纔完前件假使盡併外州縣胖衣全數當心慮二十倍成功既甚爲不易而布花各料輻湊並需若取之行戶則行戶必興告擾之辭若平價兩交則用多必生踴貴之漸此其所以難也以京絹言之本縣每年應一千七百餘疋三年不過五千有零異時俱給價遣人赴岳州採買似乎甚便然兩年來擇人任使又另予盤費又差人守催差人偵探者踵接于道又以書懇巴陵以揭懇推官煩爲比較又爲嚴關索經紀以逼之終至荏苒多時尚未結局今首領諸人伎倆有盡金花漕折坐守尤難若另予勘合使自單行則來往倍煩若設局買絲委官成造則舊跡已創况總計全省絹匹共二萬有餘職恐非首領之所能任也且有進于此者兩項俱係州縣考成錢糧使之自爲而定其分數彼自無辭今予以解銀之便矣本色之完與不完不與矣若有解銀在前而考滿在後有解銀在後而考滿在前者分數混淆那移弊起于是乎相習爲規避而積成爲拖欠未必不由此也職竊

思上臺之意憤往時積弊而弊不在州縣管造在州縣之私其羨餘欲減省加徵而省不在另委衙門在造與解之分其加額假使如近日官解之說則于加派銀內減去一錢止以五分加絹價以五分加鋪墊不然者或仍舊額止爲定絹價八錢鋪墊并盤費三錢裁省勘合而責其自解不得另請夫馬如是則省費已多而衆輕易集有餘與不足相補而積弊已除何至民間以管解爲累有司以染指爲累而三司首領又以代庖爲累哉乃職因此又有說焉同一南京額派也而有解司者又

有解京者同一南絹也而有本色者又有折色者以江夏言之計南絹一百五十四疋有零并扛解共銀一百零八兩四錢七分六厘六毫一絲查三十五年間奉文分一十四兩四錢三分責以解絹二十六疋交之內府分折色銀九十兩一錢一分五厘九毫交之戶部本色不多絹價尤少以故內府闖人肆行索科爲州縣深累往往拖延并戶部折色銀亦繁從擔閣矣竊謂多者可折少者何爲且南絹並非京庫急需相應并原額俱折銀起解又有江濟銀一千五十二兩四錢一分五厘係

南工部交收款項零星衙門不一解役賠累不堪痛苦
況本縣原有解司南京戶口鈔銀及南京藥味等銀在
本司終須遣官類解此三項者何爲不可竊謂凡在南
京各項俱應折色俱應解司本司彙通省之爲絹折者
爲江濟者爲班匠者與戶口藥味等銀分春秋起運旣
係折色且留都去楚不遠即使一歲之中兩次關解往
來不過月餘而于事無礙費可大省此便計也伏覩台
臺加惠楚方痛釐積弊卽如免解戶掛銷一事寧獨費
官批銷遂清今以胖衣絲絹之應解本司者而職不免
過疑以南京各項之未曾議及者而職乃求彙司併解
總之仰恃生成遂忘狂瞽又言不能文蒼黃置對惶恐
惶恐死罪死罪伏惟上臺裁奪施行

啓事卷五

啓彭按院

職自罪釁之餘更處煩劇三年以來積過不少幸逢台
臺格外培植但職雖勉強承事務求清楚然自反此中
其實何曾曉一毫巴鼻衆是而舉一非而沮卽未必遽
見形聲初所經營亦或就緒至此中動心處不可欺也
昨乃蒙台臺俯垂下問益增悚仄地方之事爲田地修
堤爲堤修閘使外水不入內地有收故爲水利古人並
言之今江夏堤路垂成職自以心力俱竭乃如聞遠近

尚有異同此其意自有所指但以此及堤則非矣職偶見外縣刻書如永鎮觀一帶堤每丈至估銀二十兩或二十三兩猶且上下咨詢多方厝置今職所築三堤每丈自陸錢至一兩而止費旣懸絕而堤反不壞人言反又不免耶夫無堤是無田也無閘又與無堤正等故熊芝岡力倡此議但以初難于申請官錢欲赤手成事事旣不易言因之起乃于堤閘之利害何與哉職行後一切錢糧交付已明督率催僭則委陶主簿此地方一公案也又昨所揭汪啓元一事職遣人馳數百里嚴拘正犯而廖師臯輩復作一贗者以與職支吾及研審始吐又盡得其奸利諸狀并所爲挾詐鹽商票帖情益難忍矣謹具由申仰候裁奪

啓署印羅二尊

職以十五日抵襄陽途中六七晚念縣中諸事霍然汗出遭逢高厚在上仰賴生成敢具稟一二其一爲四限錢糧職已照號分拆出示曉諭但起程迫促不及給發潞府龍票急宜追取其餘工食等項職原有底冊在庫乞著庫書李正茂與庫吏驗封驗數驗領狀給散可也

其一爲新堤楊樹職前已出示著殷實栽插今正其時
稍遲春已將到伏望台臺著工房書手王望楚劉希舜
及催工快手見在管事余應太速行催并入春便不可
插楊萬一來年有水不可不慮也其一爲和尚堤一段
稍低今年水已及面宜趁此時著陶主簿親去丈量庫
中尚有堤銀二百餘兩待陶主簿勘明數目卽應給發
使速速加高此堤俱在二十里間并望台臺不時親至
稍爲勸勵則工不敢欺而易就矣其一爲牢獄此是江
夏極一可慮之事職已先將無礙錢糧扣給陶主簿及
冬修造然用工時關防尤爲喫緊切望台臺分付巡捕
官住宿捕衙晝夜巡視囚米一節除職已存剩六石有
餘勾冬月支使以後伏乞台臺處置以上各件俱只就
途中意想所至聊具申稟其實念不到處甚多統望台
臺遇事畱神地方幸甚

與吳茲勉

去秋得侍台臺匆冗中加以地方瘠薄卽欲覓一盃佳
酒吳淞北園古樹一株可以蔭日酣飲者絕不可得別
後反蒙惠問真慚愧欲絕矣今次計典頗加操切儘有

出人意外處分若使不肖不一蒙前院鉗錘欲無事至今日豈可得哉台臺固知不肖者當不以此言爲謬也但不肖所重在考滿一節先完却人子至情事在冬底計此時台臺已入清華始終培植惟仰歸造化耳今計事畢不肖馳卽赴任不敢過家事亦有難言者外刻有楚書附寄台覽伏乞台臺隨緣賜教其不勝甚幸

與張茂才

別後相念無時暫已僕自入楚只拜跪稍多于在上海時而黃鶴樓臨江高踞百尺致可遠眺事簡甚日入便可安心清酒杯酣適人情勁而直錢糧少容易清楚無事鞭朴已完念考滿時可不至多費唇舌從來所患在水兩三年間極其所至止及往時水腹歲畧有收魚米價賤自其常事乃其士子氣素驕不知何因數數有以文字至門見問者僕亦自忘固陋推心與談亦不甚見非笑獨此件可怪附聞之使相知者共叅之也近況何如刻有楚書一部寄去奉覽酒後草草不盡

與陳世兄

自老師喪歿依歸無所每一念來哀感交至時常詢問

仁兄信息知學業加進良用喜慰却又思老師以盛才出世百未用一不身于子理自無疑所貴仁兄把定腳跟睜開眼際莫恃資質莫憚辛苦成就之局且無擬議第于此無知只束髮讀書離家十五年築基頗不容易因願爲仁兄共譬之也至于師母在上尤宜盡心承事若有欠缺此何肺腸且世間好文未有加于此者望兄留意有薄儀聊致遠念拙刻請教臨紙黯然

與聞小江

每常聞老伯意況輒爽數日昨舍侄來道老伯見招挾

三年少在席笑語津津有味雖飲酒不多意趣酣適何其快也爲爾一日可當一年而況從來如是舉止決百年未艾天之于老伯何其厚哉老父雖意趣稍殊亦善飯同舊時老人家下棋笑語終夜不倦但苦嗽點酒不喫日誦金剛經百遍萬一體中小惡卽少誦一遍必補昨冬返舍家人俱謂色澤比異時爲勝老母亦無恙世間可憂之事殆絕但稍愁不肖不辦得朝覲盤纏耳令郎決中無疑異時奉老父從老伯周旋或在西湖或在京邸兩家子弟執觴互壽書傳中樂事亦有加此者耶

偶靜坐無事書此奉候起居并以爲券

與包振瑞

仕多同籍而初交之奇未有也官多同地而相信相推
未有也別多餞飲而蔭長松遇孟旋老友一去一來一
新一舊初不知何以湊合末不知如何分手未有也抵
長店剛暮餘醉未醒欲作字奉謝而所能言者止此而
已草此付長班持送

落梁撫院

職自署印至今三年矣目前廢墜雖極力支撐如聞此

間人口亦似謂比往時僥倖少事然此是仰憑上臺威
福至其中不必然之慮職卽夢寐不敢忘也土瘠而情
澆志驕而氣悍以省會之大無一幹力可使之入倉庫
所儲不支旦夕而望得者無已前歲如貧宗一揮求濟
便至二千許人職無可柰何爲轉啓楚王得銀二百兩
稍解一時之結今來又見告矣在府縣旣不能以可行
之法施及宗中而又不能使內政實修爲護法張本日
延一日年復一年此豈可長恃哉但職嘗見古人之法
類迂遠而難行近時多作俚語訓辭意使近人則又終

習爲平常而無當于實用且縣官纔一舉動鄉約里保
卽借名紙筆騷歛無已時昨職從長途無事再四思忖
有不能避迂遠之名而止求于實用有濟者列爲六條
所貴使少者向學老者安養壯者知所有事凶年賑濟
之具隨在自爲之所其應賑應濟之人先已無歲而不
曉其名姓數目又計度城中三十餘舖在鄉六十三里
各原有鄉約卽官爲備紙各印一本給之第使書記則
又無可爲科歛之地矣但激勸之術全係上司不得不
具文申請而書生見淺復恐終不免于迂而無實如世
之空文條議爲也謹先寫一本呈上台覽乞賜披閱萬
一于事理不甚謬者纔敢露申臨稟無任悚息

與宣佐明

歸來便承惠問不敢忘不敢忘卽奉一扎并楚書奉覽
想達尊所矣楚書何士爲佳想無踰陳生嘉礎然陳生
負正平之才有正平之僻而兼正平之窮少異者幸遇
明公爲得所棲託耳願兄遂大加培植毋使裴夏諸公
獨有千載也

與施八兄

相別許時往日骯髒之氣已柔爲繞指日食武昌魚肥而不澤且擔子不輕風波難料不知世間人苦苦尋他何用然嘿地尋思亦覺未能割捨此正是前生宿業也兄近況何似聞令子異常精進作父如此亦足自娛佳文雖未全閱亦窺見一斑大抵生于浙者必須文字無浙氣乃可願以此進有楚書一部奉覽人情止此得無笑乎

與兩學師

昨葛宗師寄至一冊其湖南課語未曾竟讀至文體入義真是從刀山劍樹中將這箇身子逐一試過見菩薩相者非可以文字語言目之也幸用東紙錄一通揭示明倫堂使諸生亦知向往

啓吳道尊

伏奉台諭詢及江夏借支銀兩至四千有餘職卽知是輕齋潞稞兩項然此事非自三十八年始也自二十年而已然矣又非止四千有餘已也四十年以前設補已多四十年以後又將繼以一千六百矣維時職初署事斷不敢行以故盡畚舊案通查二十餘年出入蓋爲之

廢寢食者旬月有餘而前任深怪上司見疑至于反覆
勾較凡一年始白乃議者猶以爲署事之官何用多事
嗟乎多事者職之所不敢避也而江夏借支實從此纔
有住腳不然則四千三百餘兩曷足道哉其清查本末
已刊刻成書謹呈送一冊上塵台覽伏乞台臺鑒職之
苦心知將來之不易自揣敢云非罪尤人彌覺不安若
夫每年供應等項小小透支則職任內三年亦自不免
旣蒙慈鑒復何敢贅

與唐中楫

某幸附同籍未待台顏傾仰微忱言何可盡卽如江夏
以堤爲命無貴賤大小盡知之然百年來竟成話餅豈
無能令祇爲無貲耳自台臺畱餘稅在府不肖遂得因
緣効力前事至今內外兩堤俱已成就此一快也陳生
冤抑十年當事者靡不心曉然牽制顧忌不敢下筆自
台臺盡情平反不肖因而傳會前說反覆駁議葉落水
枯本真乃見陳生遂得終發覆盆此一又快也某竊念
罪釁之餘自幸歸楚乃復不獲仰奉驅策至今悵恨至
于事體相直之會寤寐慨然亦當恃台臺之知我不淺

耳陳生來敬附啓奉候外來青楚書清查錢糧各一冊
碑記一幅呈上台覽

啓彭按院

段行一事伏蒙上臺委曲注念真地方萬幸今其事復
行府到縣從縣議起實亦有不取盡言者比如司道每
歲之中票縣取辦者有萬壽表箋什物千秋表箋什物
元旦表箋什物冬至表箋什物奏繳麻鐵什物歲報什
物運木什物回銷勘合什物勅諭包本什物吐納血誠
什物奏啓宗祿什物照刷文卷什物查覈馬船工料什

物奏啓京邊文冊什物過淮什物漕糧事竣什物水利
冊什物奏繳積谷包本什物凡此數項者每票多至二
十餘兩至少不下三五兩其零星票取者不在此數自
職初到時削減三分之一甚之有去大半者而事亦不
廢始悟從前此等皆司道吏書與本縣吏書互爲囊橐
而上司又視爲瑣細不足加意以故備用透支鋪行賄
苦兩不可救藥耳今誠得如上臺尊指立定一格使用
物有數放給有時此殆是本縣清理錢糧一節非徒鋪
行蒙惠而已且事不止此職自爲檢較時與三司首領

相習備知其情與夫書吏之狀只如段行每一票行取
差人索其護領零絹不必言矣然吏書亦不免也不則
反覆退換領價無時至于首領行事尤爲可笑每行票
舖戶竟同兩司故多是自已取用使小民恟疑而不敢
問乃其間因有吏書持票而煩爲僉判者甚至有買辦
快手亦持票煩僉判者其求判之辭輒指堂上爲詞卽
首領亦恟疑而不敢問如此則弊何極之有但數年以
來衙門人役獨知職曉其情狀若台臺一露此指則于
弊未能驟補而于職甚危望台臺垂鑒惟在分別首領
界限卽職于前揭已畧言之矣又地方有火夫一事省
城內外原設派門攤錢以門間之大小舖面之衝僻爲
率交稅在府顧募火夫防夜及各衙門聽事諸吏工食
取給其中優免者自舉監生員而止他色無敢冒自張
知府去後事格不行火夫聽居民自爲之大抵以弱小
塞責于干陬無當聽事吏則揀擇人戶免役予直終歲
告欠紛紛不了而優免濫觴尤甚自各衙門吏承以至
書手隸快大抵皆無踐更責任矣復有奸猾大舖夤緣
分上批照求免于是守夜亡慮皆下戶爲之煩苦不可

控訴職以爲徵派一節誠不可復但此事原干係地方不宜混免誠得憲牌行巡道嚴行查革比如衙門人役自應顧募壯丁應用安得以在官爲辭只有單丁女戶及年七十已上無子者應格外優免如此則民力得寬而防衛甚設所補當不小也

復陳子金

葉東歸曾致尊東途中造次間周到如此又語語不忘故人真見兄肝膽矣生祠之說不知何自來近纔聞得已嚴爲阻止弟在此四年矣他且弗道只如修造一節

自遠至近自大至小真是無處不經手腳卻從來未曾附一名姓每經縣邑見好新匾額者心竊笑之且不徒此而已省下牌坊雖壯牢固乃考其歲月都無百年舊物而各字已漫滅絕無可考徒有危石稜層欲墜使行者恐怖以此見得這些斷然無用只有方寸地庶幾可覓不朽或海內有知己一二人堪爲異時話柄耳兄以爲何如夢先考作甚佳但未發案渠宗師自知之不必弟言且不可言也冗中草草奉復不盡

復宣佐明

居官如修道誠然但下根之人必須更歷苦趣若本是蓮花上品生身到處都是天堂豈與弟之飄墮洋海雖幸逢小島尚未知所稅駕者哉但數年來止是老親一件放心不下今邀庀得與于封典真是志願已足他俱餘事矣屢承厚愛不敢當卻又不敢截然自外謹領一件以志遠惠童生卷了未歲前望至此作除夕酣飲何如

啓彭按院

前日爲東湖驛馬一事申詳署驛傳道久不見轉申昨

日進見蒙諭以爲台臺慎重民力纔議減省不應復改以啓他端因問云府縣亦何爲自違初議如此職應云此原非本縣議也職築堤初成請詳更改舖路內云近四十五里自是實事且欲以塞彼驛求加之口而不意本府遽議裁減彼時未賜參酌及詳定職始知之耳若以實事論則將臺至東湖九十里東湖至山陂八十里今改紙坊僅一百二十里爲近四十五里是近者四分之一也然據一歲言之原止秋夏兩季其在冬春前後俱由紙坊是緣新堤享近利者十無有七矣以十年計

之又大水不常見如三十六年至四十四年中間惟四年爲梗是緣新堤以享近利者又十無有四矣今原額二十四馬頃減其四是六分減一也而可乎且夫要跼尤不與在城邑之跼同雇募無所而往來有偶湊之會假使上而山陂下而將臺一時齊至終須以馬換馬卽欲託辭于近得乎哉今馬戶紛紛求退驛官無法至以驛變形之申請職以幾年秦養何能聽其自便已經責究著落走差而山陂將臺告東湖之與打馬過站者又不一而足見今放冬季工食各馬戶至欲預借明春一

季職固不之許也職但恐及今不與酌議將來終費調停以此欲乞上臺俯採群議聽東湖一驛仍如故便其他驛之加馬加價者本出分外似不能以此爲例也

啓彭按院

落地稅有原出商賈者亦有原出經紀而商賈不問者但旣蒙蠲免則貨物流通商賈可以惟意所適而經紀不得挾行戶以爲重則分例所須自然大減然職又有深慮者蓋行戶相承非一日矣職三四年來實未嘗以私衙用度票取一物然至奉上司所行不盡無也台臺

衙門兩年間百姓安然無事省城內外長老嘆爲希有
然不敢常恃也又官府輻奏眷屬俱在此間室家所需
煩瑣猥雜若價忒相懸所求不獲于是乎索行戶以應
官而私收稅以救急豈在遠哉故職愚慮以爲必有法
焉使物貨充物緩急有需然後可而省城內外商賈寥
落去年學道上任時曾語及地方事因嘆楚中亦一都
會何至所見如此職云江邊不便泊船船咸歸漢口故
也學道云聞陳公澆亦可泊船此間又有料廠何不移
料廠在澆中則船至而貨聚矣前在九江時因鑿開一
河冷落處所變爲重鎮此已事也且省下何地亦安可
無積貯至此職聞之恍然自失竊嘆在此數年熟想不
到而一語破的人之智慮不相及如此然以今觀之移
料又不如移稅蓋料止出船戶而納稅纔于商賈且澆
中有迤運所官舍一區無煩興作而稅廠改遷實有五
利商賈輻湊物價必平省下殷實無煩料索一也迫近
院司則官府咸知禁忌手下不至放膽二也黃州稅廠
灣泊不住故奸徒得肆行勒指便使受屈吞聲莫言今
澆中旣便安船假有不堪此輩亦得從容訴理三也有

貨卽有船商買上稅料卽隨之料廠便可裁減不設省
一番奸利其空船無貨者自應蠲免不憂混亂以啓詐
端四也申訴近而人心易平犯法少而獄訟衰止五也
雖其中細微曲折職未能詳盡但此五利或亦顯然易
見者矣又省下有門攤一事前日卑職曾畧言之近日
偶因保甲集鄉約詢地方利害語及門攤咸云張知府
行此法不遠只因此銀收貯在府頗有餘饒後來者潔
已以爲名遂至廢閣先是各衙門聽事吏工食俱取資
于此近乃著落本縣票行各家幫貼以免門差及已得
免則又不肯幫貼終日纏擾甚而爭告今冊籍具在若
按法舉行實有數便如挨戶審明輕重各得法令齊一
不可倖免一也踐更顧募人俱壯勇卒有不虞堪爲捍
禦二也保甲長無科派之煩府監又無守更之苦三也
聽事吏各以所應得者領工食于官不告擾而廩足四
也剩有餘貲兼足充抵免稅支費五也且門攤商稅全
書所載初非分外起科者比而又合于人心尤宜舉誦
如此台臺何不試問本府親查舊案必商確無弊而後
行之此亦地方一大事堪與免稅行戶相爲表裡而並

行者也

啓彭按院

前日所啓門攤近蒙本司行縣查卷職竊謂此事載在全書絕非他稅可比又各衙門聽事工食紛紛陳乞各街巷守夜火夫老弱不堪而又優免無章規避不出操縱張弛反在豪右整齊應否情理甚明乃覺天下事凡便于上戶而不便于下戶者雖不便者多而以言便最順未有不行者也其不便于上戶而便于下戶者雖衆以爲便而止見其不便未有能行卽行亦未有能久者

也如三十七年間門攤業已行矣一年之後重複參詳後各舖又俱願認相率稱宜取有結狀在卷本縣再議而再申府卒至聲息杳然終于不復則是當其舉事之始已竊竊然惟恐人之議已安望堅持其說而繼之者又好自行其惠無顧前後如此則此舉安得有措行日耶前日職進見巡道語次及此蒙諭以在江西時因門攤告擾百計搜索諸凡用度設法抵補已遂盡免門攤今職愚意正復如此門攤苟不必行卽應盡免未有名行而實不行下戶可行而奸頑之戶反不可行者也至

其處置經費則職敢條具數端仰候裁擇一聽事吏在兩院衙門係府送三名本縣送二名每十日更換或以錢顧當役者每名計直八分本府又送守道抄案書手一名此不得親往定須顧役每月解津貼銀四錢縣送巡道亦如之此皆出自府縣候缺諸吏者在糧道則抄案書手有二名又係金口農民報名解貼每月八錢一年計九兩六錢而農民所免者不過門差夜夫別無出豁向來苦訴願入門攤事卒不就其在省下門攤者則本司左右二堂守糧二道按察司正堂驛巡學鹽四道共九衙門計聽事吏三十六名江防道一名府堂八名本縣四名每名工食銀一兩六錢本府四廳又出自外縣候缺吏此門攤工食之槩也試以實計之兩院聽事各五名五名之直日計傭錢四分或役或顧聽從其便府縣候缺吏分任毫無所苦至于本司則聽事工食計二十五兩六錢加守糧二道抄案工食不過十四兩四錢按察司聽事工食計三十二兩加巡道抄案工食不過四兩八錢竊見二司實歷吏其頂首動至數百有至四千者此輩納此不必盡叅徒以有身有家借前程

自蔽且免丁糧故納者最多上班錢最易假令各以其
餘給聽事吏而并分給各抄案書手有何難事使府縣
吏之候缺者得寬餘力以各貲補其本衙門聽事工食
各廳仍外縣承之如此則聽事一節便可無復籍門攤
矣至于最煩措置而極利地方者惟火夫爲甚則職更
思之熟矣職見不及遠姑就本縣而論院按衙門舊例
凡按臨在省燈籠夫率每日支銀一錢六分職每見台
體尊嚴一月中用燈常不過數日而破冒如此妄申一
呈以爲宜計日子費不意蒙允至今遂減省無數今款

冊所載司道府燈籠夫銀共二百五十六兩二錢內本
司左右堂各八名守糧二道各六名計銀一百二兩四
錢二分按察司正堂八名清軍提學屯鹽驛傳四道各
六名計銀一百十七兩一錢二分本府正堂四名三廳
各二名計銀三十六兩六錢六分夫各衙門用燈之日
非相懸也又本縣內外監計囚常不減一百二十許人
止額設十二名禁子府監設三十四名又倉夫四名似
已少濫若按察司監不過因一兩名耳本司理問所抑
又可知而本司禁子至二十四名按察司至五十二名

又其工食更重每名計八兩一錢三分有零雖云衙門尊大然此之冒破不已甚乎職每于聽訟間見兩司禁子人家爭告以爲相傳門戶頂首至五六十金一毫利害全不關心安坐而吮民間膏血此事之至舛者也職竊以爲相習來久雖未便大有更張宜少行裁酌本司禁子似宜以二十名爲率按察司以四十名爲率本府以三十名爲率于數已寬矣所裁兩司禁子十六名計省銀一百三十兩零八錢本府禁子四名計省銀二十九兩二錢八分然不必他用也卽分爲油燭各色給各

該禁子著落支應不然卽著落本衙門阜快蓋事從操切有必不可以門外之人供役者于是取其原額燈籠夫銀二百五十六兩二錢盡堪別用矣此事之所可議裁者一也省下官地小民多填土住居舊俱有稅如望山外并金沙洲共一百十七間五尺計稅銀十一兩七錢五分此載在全書者如舊學道舊江防道舊糧廠此已經納稅在官者如舊便民倉三察院沿江墻巷一帶此已經蓋屋而尚未收稅者如總府衙門此蓋造已有端倪而其勢必至于盡佔者也今誠一一清出

依舊額每丈一錢之數科之民無所疑總府有大樓五
間可留昇書院取用其中又須量存方員數十丈以備
濱武塲渰沒時祭旗于此四角建表表外聽居民自占
供稅如此則數處所入當亦不貲敷補用度裨益不小
此事之所可議加者一也更有大于此者職署事時府
折銀尚在縣憶一日護衛軍人投牒乞領職訝其多試
一問左右皆漫應云宜與職細詢之始知若輩之有名
無實爲日已久每次領銀皆分上與庫吏之抽分料耳
故張知府時定每年止給四月職因執此爲據抵牾久
之然此輩無他也至冬始申詳府折復歸本府乃近聞
給與半年矣每月給銀爲數五百四十五兩職考全書
護衛指揮鎮府軍人共三千九十五員各支米二萬三
千五百九十八石每石例折銀三錢共該銀七千七十
九兩三錢則每月該銀五百八十九兩九錢五分而支
數反少豈謬其辭以求多領月分耶抑本府所云支數
偶未確耶又有儀衛司典仗官五員米一百八十石軍
較四百五十二名米二千七百一十二石照例折銀計
八百五十八兩二錢則每月不過算該銀七十一兩五

錢一分八厘而本府云每月支去銀二百兩又異時止
支與六個月今遂全支矣論府折原數自本府及外縣
抵解實該銀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七兩叁錢九分六厘
零自官吏支給外即使護衛儀衛浦數盡支通融本色
每年尚該剩銀五千一兩八分八厘有零以聽各衙門
官吏閏月俸糧及遇災蠲免等項支用又左武二衛八
所屯田子粒共計該折銀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九兩九
錢六分二厘三毫并德安府屬應山縣代納銀四百四
十二兩三錢二分有零除兩衛官軍旗舍共四千四百
四十六員名共支銀一萬二千三十六兩一錢七分二
毫并應山縣代納銀共計該剩銀一千七百五十六兩
一錢六分二厘有零俱貯府庫故職初至楚時聞府中
積有二三萬金于是修堤修江岸新建學道以至凡百
興舉俱取貲府折猶不能盡乃微聞近日將告匱矣且
時時慮恐不足夫求其不足之故在欠解者可原也而
在胥支者不可長也國家最大者無如京邊兵餉然有
缺則補不則扣存以待另募之用護衛儀衛果有其人
則祖制分毫自不可少顧在張知府時又何以護衛止

給四月儀衛止給半年若無其人則愛禮存羊此已涉傷惠矣安得復踰于數外且護衛之多支兩月是一千零九十兩之數也儀衛之多支半年據全書則四百二十九兩之數據本府所云支額則一千二百兩之數也此豈小事而不一行清覈白白委之糞土不可惜耶但透底稽查反致牽纏未能卽決只乞台臺試一取問三十六七兩年間事例使此輩願望有所底止府間吏書微知顧忌催逆拖欠清理屯糧于是民力可省者盡情予民費用無從者盡情饒給但存經制無實漏卮二三

萬積貯又安足道哉前日本司見諭謂稅銀本屬楚府今落地稅旣免後來此二百金苦無所出恐致中變若使府折一件及今清楚卽以楚府之餘補楚府之缺可也周廬設衛總備非常街巷佈置火夫莫非環固王府則卽以護衛之實顧火夫爲名亦可也此事之可爲設處者又一也以上三端皆職身親見聞決非臆說職止因前日見台臺蠲免稅務遠近驩欣因請及門攤一事本欲除弊豈好紛更乃覺人心互有異同畫餅終難得食以此復因巡道之諭條具數款一毫無所事事不過

清查稽覈論錢糧事體原應如此假行之有緒出入無
差積貯充盈何事不就然後舉門攤盡數開削寧使官
爲民守而必不使貧不爲富屈明白正大方幅整齊似
亦此間一甚盛舉也然職在任四年人每謂職多事以
此自去年至今不敢數數于上司請事惟巡道曾問及
裁省免稅諸事職旣懷愚慮不敢自隱稍稍吐露乃禁
子工食一項細詢之始知兩司公費實出于此事難減
削而職旣已發端兩司必盡聞之矣若台臺或一言及
此者則職以一縣官而仰裁司府公用縱大體不責中
心孰能安之獲罪兩司必無全理矣然而不敢削去此
一段者以爲地方事有可聞于上臺者不妨盡吐以備
參考耳至其餘諸事絕無可疑巡道亦曾言蜀府護衛
錢糧俱從王出入故難更變若楚中事體與彼不同且
經張知府裁定近年文案非漫滅而不可考又職曾身
與抵牾必料其萬無他慮者也但職旣迂且拙復好盡
言惟冀包涵不深罪責倘其中或有一字可採者亦望
台臺自出尊指陸續體問職罪過人也不堪再辱矣

啓彭按院

江夏錢糧欠數絕少其間吏俸一項尤多有未盡所患破冒多而其餘者復不足以填透支之竇故數難清楚耳職在縣四年惟乙郊支費無餘且亦頗有踰額若前兩年俱有申詳餘剩銀兩作別項支用文案可查今來會計去年色目除已解已給及應扣存者盡數了結外尚存銀二百兩六錢四分三厘不知所用欲頽之縣庫則將來必至耗廢而職身親未完事件反格于理法終無了期以此竊欲將本縣節省之銀通融補湊所貴公事結局縣庫清楚謹列條件如左一曰南絹本縣額派

南絹銀一百八兩四錢七分有零三十五年既改折色矣不知何故復存本色絹二十六疋六尺八寸七分每疋絹價伍錢伍分舖墊銀一錢五分夫以道里言之則北遠而南近以解疋言之則北多而南少多者出入有常少者視爲奇貨此自然之理也北絹連舖墊計一兩一錢外縣猶有私幫之費牢不可破南京費用實狠于北而額派止此解戶何堪以故職徵有三年絹銀存貯在庫每至起解該役輒以外縣幫解爲比職固弗聽也然湯火之中安能強逼以此遂巡未完前件竊欲得無

碍銀兩每疋加與三錢每年計加銀七兩八錢五分不
過共費銀二十三兩五錢五分而三年絹解便可完銷
無遺欠矣仰候裁奪一日班匠舊則南京人匠實在納
辦一百七十四名四年一班每名納銀一兩八錢遇閏
加六錢至三十四年改入條編項內于時當事者豈翳
無說卽一時鄉紳如常如郭田畝至多豈肯甘心代爲
編派自非匠戶零落追徵煩苦或扳曳以累平民或逋
欠以滋重派不至是也今又十餘年矣并其零落僅存
之冊籍盡亾之矣江夏六十三里里長梁克燦然不易

然猶常常彼此告訐求脫不休今以匠籍之漫滅如此
又以十年不知有輪派事而一旦復追尋舊人追取舊
額庸可冀乎百姓多一番騷擾衙門多一番索詐而其
勢必至匠戶必不可清匠產必不可復班銀必不可完
解假使極力推敲任勞任怨亦不過如十年前之湊補
而終不可以長久職竊以爲非計也今衙門人役耽耽
欲行但職以將去之人難終此局且不敢行自心之所
不安而留怨于百姓止是去歲銀兩無有著落欲得將
無礙銀暫爲抵補然後待有能縣官徐議行止庶爲兩

便仰候裁奪一曰堤橋堤者澤國之大命也然城南十數大湖周圍七八十里間採樵耕種並用小船裝載出入自堤成而通船處所惟李家橋一汜耳及至水長汜低咫尺隔絕小民每寅夜拖船從堤上過如此不止勢必敗堤且橋亦年久將坍職欲因修理兩邊加墩令高五尺使無時不通舟楫可以利涉可以固堤但費無從出意欲以餘銀充之斯亦經理長堤之一節也仰候裁奪以上三款俱非典制但職于兩京絹解思之甚詳如北絹數目儘有餘饒乃近來纔聞外縣里甲私幫至無

紀極而況南絹假如慮後來者執以爲例則職並未申動別項錢糧及加派等弊則于事固無碍也匠班旣全書削去自宜及時舉行但職此時此情宜蒙垂鑒苟非事之必可行而勢必不可已者孰敢任之惟橋可置則置之耳但慮此銀貯庫終非長便不若使有歸著之爲愈也伏乞上臺審擇如不甚謬者乞賜示下乃敢露申

啓彭按院

去歲曾奉台命查貧生以聞職已開報兩生未蒙賜發職屢欲有言未敢造次今值其事窮理極職已從旁人

廉得其狀卻又苦于赤手無可柰何有不得不爲一陳
乞者縣學生員黃正色天才卓磊器宇清峻其文字具
在職所選楚書中前歲職赴京時生與三二友人以平
時文字之義送至蔡店爾時大雪寒甚職爲諸生畱滯
一晚具酌共飲間微覺黃生體戰不自禁撫其背始知
尚未有綿衣問之不言而龍生墳者爲述其底裡尚有
父母在年俱八十有五旁無兄弟下無僮僕處則無屋
食則無儲遑問自己身上綿衣耶職大驚訝職子在衙
因卽送回與同坐稍爲資之衣食去年相與一歲每見

嘿嘿然至秋忽一日告行問之始云黃陂張山老原有
其族間女子之約今來催畢姻事職則又訝云丈夫如
許年尚未娶耶生亦不言所以遂去今春以考事來見
則容貌鰲黑大異往時職笑云眞作个山間秀才矣生
有一同志生偕來偕往視之眉皺職後微訪之始知薄
命之人所如添累更無補益今又將迎其兩尊人還省
儼草屋以居而無有路語尚不詳使人氣短職乃始嘆
職之見淺無能得士也但升斗之糈終無所濟職伎倆
有限故黃生亦能諒職只職于自己心上放不過耳職

仰見台臺自奉之非不啻素士竊謂古今非常之舉惟非常之人能行之以黃生如此之才如此之貧如此之老親並存如此之骯髒自守無一字入公門而台臺特渙德音卽不惜數十金以安頓貧生之父母培植丈夫之氣槩遠近震動人心感奮似亦代天者之所喜聞而無難于決行者也此生昨送至道考二篇謹錄上台覽亦稍見其爲人之槩職冒昧具稟無任悚息

啓彭按院

昨稟黃生一事伏蒙恩允職無任感激但此生絕跡縣門非請之不至至又嘿嘿非問之不言貧苦諸狀偶因職得之親驗其同儕代爲開端而本生尚未知職亦尚未與之言也職愚以此非常舉動正不必合學公詳墮時俗公舉之弊開後來央請之實止是界縣具申若後加細訪本生有一語不合不副盛典者職執其咎職原耻以德行套子取人唇吻如見今學道優劣文簿責成甚亟職但據衙門事件指一二劣生期于不枉其實焉耳行優則聽學師爲之益職之不敢輕忽如此近有從黃陂來者無心得本生詳實因思起前事始爲申請兩

露自天豈爲一物伏惟慈鑒因思或前年或後年或前年或後年
考滿與都下年兄之益無之不無雖欲或或或或或或
某才最庸下性復迂踈世故人情懵然無識故初官上
海旋被彈射旣已墮地卽幸而未破世之相期者亦可
知已只讀書時老親教訓備至自乙未至己酉凡十五
年俱在武林吳下歲中歸省奉顏色者無多時僥倖一
官望考成如望歲中遭反覆慚負無已今幸獲免全以
官方則無善狀之可言以爲子則慚報稱之未蚤伏乞
兄臺俯加培植榮施及親某世世子孫敢忘高厚哉某
臨紙可勝瞻切之至

啓楚王

職待罪江夏三年有餘矣仰見大王仁厚恭儉之德乎
于士民前歲水災宗中之貧者亾慮二萬指奔走告饑
縣官無措而大王以職一言發銀二百餘兩雖云斗粟
可春然分俵諸宗千家起色甚善甚善職每侍院司道
府掄揚盛舉以爲古之賢王傳播史冊無過克此親親
一念豈有他奇而不意今次長街被火之後左右之人
所以爲大王慮者過也夫大王以遵義門外原係本府

護墻爲居民侵占久假不歸今旣爲天所厭撤歸還府
名正而言順居民敢不惟命是聽乃左右爲之辭曰爲
王開火路清水溝夫火路所以防火也大王明而熟于
事試觀墻內隙地相去如何假使民間萬有不測亦有
能相延及者乎遵義門以南之水由明月橋以出其北
流者并長街西手水溝以出然則延墻一帶水溝正好
成空設耳寧是急務而爲今日必不可已之清查哉且
墻外惟薨聯棟接商賈駢闐赫赫楚國而大王臨之四
方之往來于斯者瞻仰輻輳于是焉在今一朝撤去逐

散居民蕭條之景近在肘腋語曰乘人之災不祥無憂
而戚不祥彼左右小人見近不見遠爲身不爲國職則
願大王熟計之也況卽如大王言墻外不使畱一椽片
瓦通衢九達于有司甚便但恐短墻旣設莫適爲家職
往來兩都見黃墻腳下大率糞穢填滿行者揜鼻且無
論兩京卽如鼓樓以南沿墻四五百餘家人物芳菲應
接不暇至舖房盡處抵遵義門尚四五十丈並無房屋
惟見有居民作踐不堪而已然則火路水溝之說亦復
何取而大王信恃之不疑耶譬之五穀本天降美種生

養人民有以飼鳥雀可謂非其用矣乃或委而散諸溝壑則不如飼鳥雀之爲愈夫蠲餘地以予諸民是飼鳥雀之類也空之而以遺填積糞穢之所是棄五穀于溝壑之類也卽王何居焉雖然此職揣摩大王之德意而願永終大王之令名故指陳如是耳若職之所守者官也官之法凡居民而混占公府地者有罪卽地本無用而聽民自占者有租夫罪可免也租不可不議也以故屢奉明旨上下商量終莫如量地起稅之便蓋納稅則可使百姓效錙銖之用而恩威並行可使藩封無剝削之疑而名實並美可使民居安堵張楚國之雄風可使遠邇來歸成大王之弘覆至于清溝著落本家掃除永無垢穢斯又不背而省中體面并及餘波者也伏乞殿下俯加計察揆度事理墻之外有民居與無民居孰便其爲民居與積糞穢孰便有司之言偏爲百姓似也但于王孰爲不便護衛之請爲盡忠循職似也但目下以驅逐煩民久後又終以傾頽累國又孰爲便孰果爲不便毋執成見毋憚轉圜則大王令譽不止一端而百姓承休又不止有司蒙庇矣

復袁洲平

在楚四年一日得君平便可不負一回遷謫而況如聞夫諸兄相繼奏集言語可味寐寤亦歡真快事也弟近已報量移馬首將北而足下乃南遊晤言之期知在何日武林茂苑之間望兄行如紫氣數年間吾儕書札單道得楚中數人何待今日哉湧月臺一著實頗爲千秋吐氣安可不得兄數語以記其事如旣作便宜見寄但已無及弟行矣數日來束裝忙促文字不復可辦佳稿且畱覽令弟船票謹如命不一

啓楊濟美老師

某數年不獲恭候徒懷瞻戀但以某之拙某之疎某之販誠老師臺下此當恃有慈鑒卽言辭爲贅者不然罪將安逭哉仗庀量移如釋重負初擬一過家休息而家尊有命催往上京且省一番勞費委亦一便以此取道襄陽畱連太和數日挨涼進發耳但不知四年積過外議當復如何見在支撐去後知作何狀願師臺幸以所聞見教迷塗知返猶勝終迷此某所日夜切心而不敢對人頻扣者也懇望師臺俯諒夙誠詳示幸甚薄儀自

知翰褻聊表下忱統希鑒納臨紙依依

東瞿維西公祖

某以凡劣猥承有道之後百凡仰庇藉手受成高厚之恩無日敢忘懷抱今徼天之幸得借尹黃弘暢仁風三衢覆露是又不獨不肖一人私幸而已五月中有承差進京謹勒啓恭賀遥想榮旌已發未及投進今賤累遣歸且以仗庇考滿老父獲沾恩命一切允寵全由造化伏乞老公祖俯垂頤盼俾寒門生色不肖卽有胞無心敢忘高厚哉又文宗考事在近不肖止一子一姪望恩作養而先兄癸卯中後三年化去生平教訓惟不肖一人若此子不成異時何以九泉相對是不肖之急于爲侄尤甚于吾兒也府縣每遇考時極知此等煩人莫能擺脫然情關骨肉自是與外事者不同望老公祖留意初一奉書輒爾煩聒極知非體但不肖不欲頻作簡以溷侍史遂爾并贖死罪死罪至于一切駢語縟儀無當實心徒煩裁荅敢緣雅愛直陳肺腑仰祈垂矧可勝悚息

與方孟旋

數年勞攘今得量移廢棄之人此爲過分矣初擬過家
稍畝休息或以爲上京甚便且省一番勞費所補不小
遂取道襄陽留連太和數月徑入京去竊思楚中性氣
銳直與吳地不同以不肖之拙踈乃得數年來上下相
安追思前事莫知其故豈一時偶爾去後尚未可知耶
夙夜捫心還如涉海兄其謂我何聞台駕以八月進途
計此時弟可到任矣屈指晤期可勝欣懌老父獲叨一
命諸凡公事相煩指教情關一體亦知兄臺不能不爾
但隔千里外不能不一言耳舍侄承教誨篤至生歎之
感良不可言考較一節當此便不可復作道學語昨書
及大尊亦已脩道心事謂囑吾兒實在任子之後并望
兄留意對衆指明庶使太尊知信也

東余四泉

某四年勞擾幸得移量當事者以爲見待已優卽不肖
掃分思念前愆委出望外矣但以楚中性無款曲不肖
旣未能柔如繞指而操其下不相投一副眼目不知何
以得數年安妥無事豈仕途離合更自有緣耶初擬過
家一領老大翁教誨而成云上京討差干事理甚便且

省一番勞費所補不小已取道襄陽稍留連太和數月
卽往上任家尊獲叨一命諸凡禮節仰祈指點毋致失
禮使不肖獲罪于公祖父母也

東吳伯霖老師

某今得將就了縣官一局真僥倖事也文章一件本不
敢談而人逼之至此且三楚之士如謬以爲所欲聞者
若妄指東西誤人不淺當坐此落阿鼻地獄矣願先生
教之至懇至懇

東閣夫第

以不宜于上海者而反宜于江夏此不可解然不經上
海何以有今日拙劣之性待教而成自媿自幸矣近況
何似切莫向紗帽論文如老兄造業已甚但還不敢欺
此心耳二集已成奉覽試相爲商之明春便望蚤進爲
得便宜也

復唐玉屏

某自得罪後始知道尋往事如夢如痴麻木之人畧知
痛癢其爲愉快言何可盡是不肖無益于上海而上海
有益于不肖也今在此四年罪過山積上司人人異指

時時變態失固不知所防得又無從著手自朝觀後益覺放鬆此是其實落不濟處願吾兄鑒之其他則兄才力所能辦無煩于鄙言矣令郎鴻製見之使人心駭五年前行事夢過已忘今一一如指如畫何期罪業深重之夫亦復有從旁而徐察其情者耶感極媿極異時相見不敢忘也盛貺謹璧上各縣公禮固是諸兄有加無已之意然在弟誼不敢當煩爲諸兄叱致鄙懷違教日遠可勝瞻戀

復唐茂才

名士在目前而不覺某懼不能爲人矣讀海上記雖過承獎借乃其行文之妙逼真司馬世間拙吏安得如此福緣附青雲之士耶媿謝媿謝但不肖初得罪時如不可耐少間則知孽自己造全不由人及困頓來久又經歷鍊則亮其生我感之次骨假使遲却一年除却漕政上海亦豈復有子卿處子卿豈又復無名色哉兄知我者故敢自道衷曲以爲異時相見話柄外楚書二集一部奉覽意氣相期定不敢忘冗中語不能盡也

與閻子將

生平最畏人談異時從諸兄飲每見在座者舍其見在而言文字心竊笑之至紗帽論文尤爲不韻若經作縣令復是何等肺腸萬萬不宜開口及此不必言矣乃在楚四年累累多事一集未已至有二集罪大惡極莫可自解奉致一部云千萬爲我懺悔之如何兄明春望脫身蚤至不如約者罰以新酒

復孟五岑

司空署于世間能品始稱常調委瑣如不肖罪廢如不肖得此便是非常之典當復有他腸耶人止見負官耳不肖五年縣官到底尚有未分曉處此豈敢自欺所以前啓懇請以後罪爲念者非虛言也台臺獨靳教使之乎

與包年伯

某之託于年兄非常調也相信甚深相期甚遠某自上海得罪時年兄雖頻頻有書見及未嘗一字作兒女態蓋真知此舉爲成不肖深耳自在楚同事兩年一舉一動無不相照朝覲之後嘗曰吾在湖湘數年頗竭心力如今看來還是未了若使仍命復往調度庶几有成世

人如何亟亟留用此語卽非事實要其自期遠曠如此
某南還之日餞于報國寺之松下高談竟日使人千里
尋味尚如相對後某以簿書役役踰時遂不聞問乃得
王孝先一信云包儀甫輿厥而返神悸目張輒不自禁
已而謂此長公海外信耳未几傳者頗多衆皆謂確始
爲位寢門之外哭者三日而道路隔絕竟未奉唁嗟乎
儀甫乃止于是某之弟儀甫者乃如是也量移之日輿
得還家而事不由已便往京去先遣兒子致香一瓣俟
討差回日當親哭諸墓也冗中語無倫次惟老年伯垂
炤餘情縷縷何可盡言

復陳孝廉

不佞以罪過之餘復邀考滿得完封典一節若使在上
海毋動則錢糧分數必不可完叅罰必不可免考滿必
不可得然則當日之得罪反爲今日之幸矣天下事都
如此而況于貧豈是病懶豈是癡耶方寸地原不是一
齊放下懶于人事必果于精進自然之理彼因一廢百
與見影生形者皆門外漢耳初四日行矣負重多年一
朝卸卻解衣磅礴良以自快明春兄便宜蚤進不必待

秋抄也

啓葛道尊

楚士多幸伏承台臺振起積習提出寶珠職三四年來所爲言之而未信欲信而未堅者一朝頓決是職之沐浴玄德比諸士更深矣又蒙培植頻賜恩貺仰答之術知復何由茲以陳生遠歸職雖行深不欲畱此未結之局亟爲申請此自是上臺愛惜人材至意職不過仰承造化不敢爲頌言也

啓各上司

職未離任前十日已經出示凡錢糧那借者盡數扣補供應支取者盡數稟給月報賑穀所少數多已經另處補足凡本縣未完事件開出細數盡行蠲免未曾畱追升合四年來凡經職有行一紙一字並未遺失以後吏書不得假口前官埋滅文案臨行又重令糧房會計一冊使丁糧總撒已未完欠厥經小票截然如一猶懼未也則又借刑廳算手及民間之有心計者共八人封鎖撫衙嚴加較覈爲此畱舟中數日纔得印完送縣存案然而職心彌懼頭緒彌多職雖行尚不知後罪之何如

也伏乞台臺始終培植加意曲成職卽有胞無心敢不知幸

與喬茂才

吳楚隔別遂不聞問數年乃更訓其所不足而日與諸生談執做秀才時所最不快下官府者今躬自蹈之真可笑也近況何似佳稿得示一二使不肖得復睹舊觀乎楚書二集雖寄覽然恐無當意者若肯還賜商量深爲見益

復劉方瀛

久年二十時尚未知書乙未初遊武林出外十五年幾與世絕以此一切人事都不理會寸心同于塊肉不曉自明人亦不覺出官遂蹶極無足怪自昨春得望顏色卽蒙鑒知無先容于前而意味自然仰注乃知世法亦淺淺耳冬曹量移在不肖深爲過分追思往事若非經此一處則一生痛痒終不知覺兩番大計終必不免故有赫赫于前才其實倍于某者今尚齟齬常格之內如不肖經過風波再修舵楫因以獲濟不足深幸而更有他思耶至于國是清議正賴台臺爲大主持不肖等效

一手一足之力猶懼負職敢欺此心惟是正人一語決
不敢仰孤明教儻異時得稍增知識獲奉馳驅則有今
日之言在也臨楮瞻切于某昔今尚時
其以廿七日到任工部惟臺基厥最明白簡易數年奔
走一朝輕脫私念罪釁之人非仰蒙培植豈敢望此但
人之罪過常苦自己不知當境不知而去後纔覺者以
此切切追尋寤寐未能帖席始終曲全惟恃高厚非敢
徒作此口語而已楚書二集頗快人意咸謂台臺蒞楚
之後人文一變真不啻李光弼之入軍也陳縉之曾蒙
批發否此生貧極若反覆查覈卽奔走不暇終成無用
矣台臺怜才一念自逾常格但某欲不言不能自忍卽
某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伏乞垂鑒

與樊鍾陽

某不肖仰高風久矣盧道尊自沔陽回省稱揚異治一
時上下翕然會不肖有量移之命省中人士咸望風翹
首望願以爲君卽某亦庶几徼天之幸以補前事不足
今獲如願何快如之江夏錢糧易完人情直遂以台臺

大才處之毫無難事但不肖承乏四年衙門人役多有不能如其意者幸其伎倆有窮好醜自著其終不指其名以溷清鑒如其之罪過山積則望百凡曲爲覆庇成全終始高厚之恩其不敢忘諸異日也初通賤名例宜莊啓但其于四六不能厝手而倩人套作又不敢以事兄伏惟原宥無任瞻仰

啓彭按院

職所司惟柴炭錢糧原是不多又每月一清楚絕無勾攪月中凡五六視秤一稽算數目卽職舉矣初至猶患苦人事近亦漸少日每閉戶讀書其一切無因交接與閑常議論絕不敢與以成冷曹局面從縣官擾攘之後得此自覺輕鬆惟有追思在任過端放心不下近蒙台臺選調有人則縣中雖有做壞事體新政必能補緝但始終培植所仰望鴻恩不淺也臨楮曷勝瞻切

復張玄中

某踈拙無比而江夏近又間有難處之事剗心剔肝不能自白今雖幸支吾過去然便謂此中把捉得定徹底澄然畧不動念固自不能某此心不可欺也抵夏得量

移之命當事者咸謂是非常之舉罪釁之人委亦過分且所司寡事鎮日惟飲酒拜客暇稍讀書便是正經事體而捫心自揆迄無實際驗之交接亦終與模板不肖則似不如在外歷鍊之爲得耳伏惟台臺素知不肖將未成就知必有緣願台臺留意也

啓彭按院

職在江夏四年不敢云于地方有益差自度于此心無損但日見上司口不可閉素旣耻于揜著又不精于照管以此積下愆尤見相牴牾者職心知之而終不敢自

白獨幸遭逢台臺在上賜察之賜容之耳初離任時實緣聞平江一事未免有急于弛擔之意致臬司寄庫柴馬未經冊報心不可欺罪不可贖然此冊實季季有之各司道俱有之不報指以爲罪屢報知復何益何者以皆非今司道之爲也今司道之所少者止有已補而各處欠解銀兩所與几何至于累年之不補不解者雖司道亦將無如之何矣且職于錢糧最不敢忽明知長此不已弊不可言躊躇再三無他謬巧借柴馬不止深恐異日之浸潯及行月糧也行月糧係糧道專行每年給

散外例有剩餘三兩年來職存積有四千餘兩封識在
庫而當職初署縣印時曾至乏絕無有一錢此曷故哉
耗蠹之緣支取是其一侵匿亦其一也職試以一事言
之前歲江陵解行月銀九百七十餘兩故事批卧于糧
道銀發于江夏取江夏庫收而後發批糧道始按已收
之藉分給衛所例也職一日細查庫簿見江陵縣有發
銀而無解銀姑不問而密訪之則銀已解到皆本道吏
書與銀匠爲之囊橐素呼之至絕無懼色刑之遂言某侵
若干某分若干問其批則批已發矣職雖以事理有碍

不敢博擿發之名通詳兩院然亦已盡獲其贓申本道
盡法蓋職之謹于入如此他又有假票取銀一節亦經
發覺追賄是職之謹于出又如此江夏有東西兩庫條
銀則東庫所專司也年該解行月銀七百餘兩若使本
縣止出一庫收以銷糧道之批而那各處改折之銀以
予軍衛未爲不便顧職不爲也每年必令東庫如數傾
錠付過西庫決不通融出納是職之謹于界限又如此
以故數年來纔能據西庫所收作西庫支用承空乏之
後頓積至四千餘兩條編毫髮不混盈縮久暫可稽且

職爲查前任錢糧心血幾嘔方自幸帑弊漸清漸剔又何敢透支別項復以遺後人難結之局哉伏讀台諭云心知其不然五字職感歎死媿死矣雖然事既往矣不言而信職聊復舉此以明不敢仰孤明德萬望台臺弗露恐事有相涉者聞之以漏言罪職職于兩司吏書素遇之不善職在縣時猶時加挑激眼見輕重若搜尋已往借事生端而台臺又還朝在卽明歲計事職深自危幸台臺爲職留意也

與樊鍾陽

劉子明等回附書恭候想達台覽矣仁風初被江漢清朗某託附後先曲庇廣廈能無忻慰前日按臺見賜一書云初間爲柴馬未報而行各上司頗疑爲別項混使後經孫府尊查明始得別白他無復可滌鄙念者不肖竊念行時大促柴馬是錢糧干係未經報明委爲踈畧但問庫吏此事逐季申報各司道陞遷又冊報亦有不一一縷陳者乎某衙門透支若干某年分透支若干出入銖兩較然明白乃事屬已往者不能分他人之痛卽見補未解者亦不能周馬腹之鞭上司對之歎息縣官

當復柰何且第初至縣時西庫至不剩一錢借支東庫
今四年來幸積至四千餘兩苟其數目無差條編不混
斯亦可矣若上司既不欲居透用之名錢糧又必死守
其倉口之實而省會之地環向取給者俱在本縣第于
錢糧既以原封給發自理紙贖其有無輕重俱有故牘
可按如是則非有王陽造金之術當何法以應之不肖
罪過多端仰賴台臺培植者非言可盡但如柴馬一件
雖已蒙按臺覈出反之本心委亦未敢爲人分罪耳至
于縣中諸事參差舛謬者鄙心自知統望仁臺錦被遮

覆明年大計僥倖瓦全人不敢忘高厚也

復朱雲來

憶昔在上海時日不數出門月不數出城出卽乘舟坐
卧亦適自來江夏日夕勞攘固所不論卽如百里之外
有所料視便須乘馬疾馳半日徃復以防上司之呼召
念吾年已四十有五鬚髮漸白無端受此一番磨鍊倏
忽四年在薄命之人加以夙宿罪愆理難消伏故當樂
此不疲得之爲幸但恐此塊頑鐵銀來亦不中程度耳
老年文何以教之

復胡茂才

讀尊札沉鬱頓挫方駕古人足知意況精進所寄文字亦甚佳已送與方孟旋先生想未閱完俟送到卽覓便寄回也考事不須厝意人之求我勝于我之求人此語雖稍近迂濶然提掇得起尚強似讀十年書也高兄是一處坐否凡昔年相與俱望叱聲冗中不能徧及金臺美酒已多蓄待諸君矣

復吳伯陽

某才性庸下無以夙昔罪愆未易消伏在江夏四年兢兢懼于再辱詎意台臺於一見之頃過加嘘拂都下數年來之致怪于不肖及近年之疑而未信者一朝以鼎言爲據知我成我德何可忘署中所司寡事儘堪讀書而性鮮解會至于事例典故時復好覽又不能記憶掩卷怵然頑鈍之質不能自克如此台臺豈吝鞭策時有以教使之耶蜀道雖遠情深依戀願台臺無忘前日垂盼之意某亦微有心胸苟獲奉驅馳決不敢負如來也

啓林司尊

職才質庸下微有天幸獲奉台臺驅使雖時未甚久然

覆載宏施曲成無漏小人蒙庇異日不知何以仰酬于萬一也去後聞有柴馬一節未經冊報頗致疑爲別項混支然職實非敢然也江夏有東西兩庫如柴馬如行月糧如蘆稞銀如上司贖銀及出入支使則西庫主之如條編之徵收解給及本縣之支應上司暨往來過客則東庫主之職初署縣印時西庫至無有一錢借給東庫職在事四年柴馬雖云不能無費而其餘銀尚積至四千以外江夏每年亦額該解行月銀七百餘兩雖起批解道仍發本縣收放若使職止使西庫出一庫收以

銷糧道之批而就各處支剩之銀以予軍衛非不甚便且足以敷浮出之數顧職不爲也每年必令西庫如數傾錠付與西庫其一切本縣經費必于東庫設處毫髮不與西庫相干卽有透支寧查累年事例漸漸求減亦必不欲揜其名而以貽一牛易十羊之誚至于西庫出入查覈尤謹數年來經發覺吏書與銀匠侵欺追駐補庫者不一而足以故浮支雖去存積猶多不然則同是西庫同是數項寄庫銀兩何以前至空乏近積至四千有餘耶夫查覈錢糧本縣官尋常職分無可言者但職

身在遠方聞言驚畏不得不稍舉一二以仰祈電照耳
且職在縣四年極知于地方無益亦不敢使方寸地有
損而才智短淺過謬日積萬望台臺俯加矜察職無任
幸甚

與姜幼蒙

某自束髮讀書趣向孤僻入山十五年一切世事全不
料理以此出官途蹶良由自致但創艾雖深省悟猶少
馳驅江夏四年有餘追思過愆殆有甚于昔而體察人
情如不致相遠竟得免于罪過僥倖量移以此思選人
之畏苦江夏真不可解也不肖在縣時每見熊芝老常
道台臺培植至意大賢之門其取與一世者必有在人
情形迹之外而不肖尚操世俗之見以未曾得望見顏
色弗敢自信可謂極癡但自揣此衷果有足以副提獎
于今日而無負知已于異日者乎夫才分因于所受工
拙之數亦人自爲之則痛自濯磨就頑質以求稱驅使
久不敢不勉也伏乞垂炤

與易曦族

平常每見兄文雖不能爲諛語輒沉思累日夜不休不

知何故近見方孟旋云作一書相及至催之連日不付
雖緣忙迫當亦是眼中著有曦疾耳近況何似佳文何
以不見寄來前日弟入都時曾奉一書不知曾達否又
去年聞梅惠連集拙稿改刻會就緒未弟自羞此道久
矣不意爲楚書之故借庇寵靈相見者時復問及鄙文
而苦無以應若刺有成幸覓便寄數部來也

與黃美中

兄近來于何處讀書曾有館穀不致以家累煩人厝置
否作文近何意況只是想著那初集光景不可復得柰

何柰何科舉自然不須著念只龍無字稍爲掛心然亦
斷不須憂遺才也省下之與都城往來如織何以都無
一字相寄知兄輩非忘我直是讀書不出戶外耳好極
好極今秋楚錄弟好擔一大千係在望諸兄奮力如相
與諸君聯轡並進便是楚中文字一變機會不然者正
使人稱頌三千佛號無益也諸兄同志者本欲各奉一
書而冗極且意亦無他統作溷語寫成豈吾輩真切相
與至意望兄相見時一一道子卿筆拙且癡欲令吾輩
從紙外覓肝胆也

與汪生洲

弟以八月入都人事酒食苦人到至極田地誰謂縣官難縣官精神悉有所寄辛苦皆實受用今以七尺之軀供此班驅使稍涉正經議論又非冷局所宜聽聞真怪事也兄行定在何日言念晤期可勝瞻切

與譚友夏

孟從事徑從衆中覓得真快事也但照膺居二等遠韻遂偶墮苦海尚未滿人意然算來都用他不著只是一時間稍煩人手腳耳近與文宗揭曾道之正無憂在場

外也兄近日作文象意否象意是好事極不象意亦是好事只是莫與人講貫文章飲酒遊戲也要適可便止無太迂濶會見紗帽逼人來也弟日苦酬應夜苦飲讌精神爲疲令兄在此亦未得從容一夕深以爲媿行時見報草草附八行奉訊不盡所言令弟並不另啓并致

啓事卷六

與徐觀我

某作令五年唯有完得老父封典一節差足自慰至于
時宜世法懵然如昔自入都來見此中人事紛錯如別
是一番料理踈拙之人處此更難雖獲弛擔正復可慮
耳家間事體及老父之周旋公事俱蒙先生教誨提挈
感不可言孟旋來所居不去數武朝夕聚首致頗足樂
且白鬚不染成長安一段快談而不肖亦以數載勞薪
二毛幾半所幸目下職司清簡差不至煩苦人意開正

又復以見工見委便當終日奔走大內薄命之人無安
閑福分如此可笑可嘆也先生雖高卧東山人望攸屬
榮推初上議論翕然當今卽衆正休明而懷杞憂者猶
思仰藉張主所冀旦晚得命台旌蚤發卽會館一事會
須至此時得改觀也四府尊缺已與孟旋同請戴叔鸞
聞此公少年真實足導迎一郡善氣所補當爲不小并
附聞之

與葉毓華

某作令前後五年矣豈不懷歸止以行囊羞溷且作蕩
子避出居外言之可癡但弟以罪釁之餘僥倖量移且
得接踵于名賢託處之局極逾涯分豈復有他想而以
至親骨肉如兄丈亦復作如是語耶媿極媿極老父得
叨一命諸凡事體蒙兄丈教誨提挈感不可言但以近
日衙門事體凡註選者不得討差老父明歲生辰只得
迎取入京想台丈榮旌近亦當發一畧聚首快可知也
臨楮無任瞻企

與劉人甫

接兄手書委曲周至非骨肉之愛而又脫世間親戚之

套者不能如此感何可言兒子極承照管但不知近來有進益否體氣稍克足否念之極甚意欲取之入京且把秀才丟下亦惟兄酌之賢女在江夏三年備知兄閨門至教然不免少煩親母垂念負媿負媿弟初意欲一到京便可討差如今差討不得只得取家眷入京且小兒也要他在京讀書親母雖甚念女亦復須遣之使侍老母來也兄改北科舉亦是妙事願兄留之弟以差人往湖廣冗忙之極草草附問不能盡所欲言百分之一也

復王峩雲

兄以盛年重器肩任衝途譬如騁長材于峻坂心技相得以資揮霍固所不論獨其委轉照料無微不至貫却又意氣安閑畧無動作之態真英雄手段弟惟有仰羨已耳弟入都來無一事可爲兄道局促轅下舉止由人此原是冷曹面目而世態驚疑酸眼見之心瘁以此且就荒園挑塹種樹一二知識時時招之入室痛飲人間是非得失且壑塞兩耳寘之度外以此胸中絕無勞擾頗以自適但年將半百一二毛漸多虛擲如此終恨以丈夫

之身未得一行其胸臆也吾兄聲聞籍甚考選以往便是兄主持世道之日非常之事不出君家家譜何快如之惠書附謝不盡

後徐玄晦

孟旋至悉兄近狀甚憫人懷又得所遺佳酒雖尚未載到已香生齒頰間矣郎君知極進但囑兄切莫將父親去教道他小兒爲此一著至今便覺團不起滾不出悔之何及我輩頭顱如許老態日甚正望少年行隨意發揮欣悅魂夢且弟又叨忝數年格局大段可見兄卽未

可量而盼望此輩亦當倍深願深加交觀或小兒夏初相過亦須令郎君與一把臂俾識此懷也孟旋所居與敝寓不差數武稍暇及無聊及冗甚及偶有所思輒相過輒飲輒醉輒動至半夜不倦致頗足樂附使兄知之與曹常叔

數年不相聞問矣不佞踈拙之性不減昔日驅馳江夏有同牛馬而不忘多事時時與諸生講藝刻有楚書前後集曾見之否今因便寄去二集一冊試共商之兩足下近況何似聞尊翁體中尚未如舊如此不免少費心

神但善讀書者如此等際遇儘有進益讀書所患者止
是人事與作家耳何如何如近來有作有便可寄一二
以慰所思秋計迫矣佇望奮發金臺美酒已多積遲君
至傾倒也臨紙瞻切尊翁處不敢致書想知此意

復包年伯

自令郎年兄之歿耳中便不復聞朋友規切之言竊思
人生世上雖如電炆石火倏忽無定然以見在身有見
在事得失悲喜殊覺悉真未得越伎倆之外而頓言幻
也老年伯具大知識委心觀化乃爲真痛其子若不肖

之于年兄生隔千里情同骨肉一見小史卽愀然動念
追想當時行洒周旋吾兩人俯首細談冷煖自信情狀
不過昨日而今已矣當復柰何當復柰何但以年丈生
平所期不敢不勉卽如不肖見今職掌頗稱簡易然隨
方稽覈亦勾用心衙近有園一向荒蕪却督令人種柳
栽花致可遊適不肖明知此一差三載何應多事使旁
觀癡笑但亦以爲此見在事盡見在心以至無小無大
莫不如此以期不負良友于地下耳老年伯幸進而教
之尊賜所不敢當謹附壁上臨楮惘惘

復馮少伯

相別不覺數年矣猶憶初見年兄時退而周視此身無一非謬而年丈獨能絲髮不掛韜光內涵第乃如酒徒好酒纔一沾唇便引滿覆杯盡情無忌至使醉魔來入不復由人左掣右牽墮落坑塹悔其可追但第頗自知亟求戢過而四年江夏又復添增業障所以消伏往事教誨將來者不得不年兄是藉耳兄近況何似部曹惟邇差爲最劇惟其人不以需次則如來教所云無米之炊正巧婦自見之日不然則拙者亦能之矣烏足以盡年兄哉相願恢宏遠猷大振邊徼而以緒餘萬分之一啓第聾聵弟之幸也附謝惠音可勝瞻企

柬唐玉屏

別後有自楚來者謂省下人情視弟去未殊弟在彼時第不敢信未幾有以錢糧不明疑弟在任混支者弟不敢居今幸而按院知其不然屬四尊已清查明白矣但人心難測弟無懸河之口以與人致辨于千里之外仰藉台丈隨緣回護感何可言新太尊係敝同年眞實疆翰人也每相見弟所爲仰贊者如不能爲地捧土益山

祇見癡笑但緇衣之好此衷自不能已耳令郎先生近
況何似偶方孟旋一見去秋所遺記事讚嘆不已因而
遂疑古來龔黃卓魯之吏不必皆實止緣青雲之士筆
端爲盛衰渠意止是嘲第然第因深自幸也亟欲通問
但一舉筆間不涉文字套頭卽帶塵土俗氣便使勉作
一書難禁面赤不似吾儕共事可胡亂揮將去耳望爲
我道聲臨紙瞻切李老師事業不竟朝野共惜今遺孤
甚多凡可爲加意者望台丈培植至懇至懇

復張茂才

量移入都日則困苦人事夜則墮酒食地獄中竟無從
問訊尊況數日前始見葉年兄道及奔走大工忽忽靡
有定刻雖心傷故人患難尚未晤言深以爲媿弟江夏
數載茶苦百般言之徒令人厭聽尊翁以前歲十月至
楚始細談尊府事并得吾兄近狀相對慨然周旋歡笑
至春中始以座船送往承天今尚未歸耶承諭年兄
負兄家物自應慇懃送用但渠此時出京百凡用度方
更費處昔宋世有云工屯虞水生成餓鬼惟此時工曹
亦爾兄且須相諒無宜以一時抵牾失初年親厚意也

吾兄以美才遭罹非禍古人之建奇節者大抵如是苟
無慙何憂不終見天日卽如弟在江夏有一生陷獄十
年第力出之今已領批幫補衆望咸屬囹圄一片地何
渠異君家園子讀書修善何之不可哉少間當奉謁一
馮往懷臨紙不盡

復孫司理

近日見有爭攫一官幾成水火者不知世間紗帽那一
箇不是情愿將頭去頂著而于中乃有揀擇如此真可
怪嘆某冷曹旁覷心地益清近于荒園且掘塹編籬種

花栽木意猶未已則又爲小閣臨池四窻開豁西山爽
氣自來座下書則史記酒取流霞館殺不過五客不過
三斯亦薄命之人見在安樂豈與夫長安氣焰炙手可
熱者易此乎哉雖然若去後之事不蒙台臺多方培植
幾爲兩好吏拖下水矣感不可言感不可言陳生得宗
師一番吹拂大是快事但此生頗爲貧累不免多作酬
應文字今時迫矣幸台臺少加憐念俾渠得專意入服
至秋奮發以成就一時嘉話何如何如黃丞雅士也俸
已及期而按院復命尚未有日聞朝覲時此途亦有開

卓異事例懇望台臺憫其出身本殊加意培植某以數年同事不勝惓惓不復自知其瑣瀆也瞻切瞻切

與陳子金

兩次文俱寄到第云俱佳以爲源頭雖寬宕曲折却有
意致而隱名以示孟旋剛得六七行便云大道學氣由
此觀之人心不同安可捉摸甚不可放心且放手也兄
體中想佳勝酬應文字一切減省否科舉既定何不徑
入深山與夢先作活丈夫墮地既三十年以外尚爾寂
寂胷中便負一段奇氣得則爲狂失則爲顛正平元長

到底只利得人間口角于自己何益于世事何益此等
語不宜以陳于兄前然要是文章境地故信手道及不
復刪去耳弟近無佳狀只衙前有一片空地荒蕪無町
畦乃督令園丁種菜傍小亭栽楊樹數十株堀塹築堤
迂其塗使無徑直又引水灌池新作小閣兩間四窻開
豁三月中西山大雪坐望如一片銀青日每應接刻意
求少暇則讀書惟時與孟旋往復致頗不惡秋冬之際
則以待兄與夢先來居吾兒計此時亦到書至此不覺
掀髯一笑也遲數日江夏人回有書及夢先此且與共

覺之易曦候龍無字聞俱墮苦濼已作字及宗師矣

復秦彬庵

前從令兄老先生處得接手扎婉婉曲曲知執掌之中
不忘故人乃爾且意象閑適弟于此窺見一斑矣弟去
後百凡庶幾而庫吏乃至紛紜如此良可癡笑聞兄慨
然欲與三縣共償前數嗟乎此誼不聞于今世久矣非
骨肉相知之極何以至此感切感切但二吏已發此銀
則庫中出入之數原自無負今只前後互爭兩無憑據
弟此衷有何偏主但以爲渠所爭者公事實私情也弟

于一年之前將銀與冊籍交付官承龍瓜及交盤則承
龍亦應照數交還官府此是理法常事今一朝數缺乃
云去年爲曹魁騙去數百餘兩有是理乎即使真爲曹
魁所騙承龍亦應先了公事然後取諸曹魁蓋曹魁之
果否局騙能完與不能完尚待擬議如官家錢糧重務
亦有待擬議于一年之後者哉樊鍾老苦心設法所以
爲弟者極周弟已知感但如承龍始初含糊接受興起
事端致令此局難了不無可恨耳然弟亦委心聽之不
復置說願兄亦不必更道及也宗師科考何如士所得

意者俱無煩口舌否到省亦數從太白堂飲酒耶第此
間無他事亦復開池築堤種花栽柳作小亭臨水致頗
足樂若只論荆條前導嚶喝下來則不如縣官之前後
呵擁遠甚兄何羨焉且正恐不免也前日令兄老先生
有家信寄黃丞到附聞之

與劉濟甫

兄清穎奇異此道中占地步甚高非弟所敢仰望也近
作何事何以都無一首見寄豈謂我不足與語此耶一
笑東園讀書樂否場事近矣文字無他端只是不由人
束縛亦不由自己放縱似是佳境兄以爲何如

與龍夢先

接手教知意況近佳但云就前年弟所取者奉爲尸祝
則此又入魔不淺天下事須切反求卽如兄乙卯試卷
開口一句便使自己平心較論也須作蘇季子萬言書
矣故爲今之計只是穩卧深山不問俗事觸處理會莫
扭著莫放開莫向人道破只著心裡眼前時時如花藥
之初滋覩定兩三月吾事濟矣得雋後仍望早早入京
小兒近信比去年強健八九間可到此若得與大家會

聚講貫儘著受用三冬以成足下破竹之勢真快事也
弟在此無他狀只是不管閑事畧討些自己便宜三月
間得家信聞知老父老母俱善飯俱肯入京雲藍小袖
自江夏歸以二月初得一子九月間便可團聚人生所
遇如此當復敢求多于造物耶每日空時又懶得作書
直待使者束裝方纔下筆如何得說得有次第想兄亦
自知我心多却此一張紙了也

與龍無字

與兄同意氣不爲不久而只名未甚彰當事者尚未知
有無字此弟之過也然兄于墮落苦海時不自救而呼
人救人卽此見骨懷一節楊兄已如命致之文宗矣但
不知有濟否寄文甚佳只因管工日日奔走于烈日之
下并在縣時文章一線亦盡情丟下矣以此不敢動筆
然陸續寄來尤見雅意不必以看不看爲作止也臨紙
瞻切

與黃美中

百般事只從科舉一名做起旣得科舉復論其他不消
數月貧鬼別將去矣弟入京無他善狀惟脩得精舍一

間長安雖復貴人林立試問胷中無事鎮日在亭子上
看書不管閑事討得自己便宜者恐莫子卿若也小兒
近有信體此中去年加健急急要他來京想八九月間可
奉家尊人到此兄秋發後便可早動身來也囑囑

與尹茂才

得手教知未得正科舉深爲悵然戊午舉人定無在場
外者兄且莫急急見之辭也大啓工緻乃爾弟於此道
不會厝一字無以奉復當不至見怪否草復意不能盡
所深望者只在成片做工夫無只拾取零星細段編成
一件道士衣也

與鄉約

生祠一事在他處爲濫觴在楚中爲創起濫觴可媿創
起可驚所以去年聞信再三阻止今送到揭帖碑記忽
爾工已成就在事諸人多費心力深爲赧顏我想起在
江夏數年那曾做得一件奇異的事只此方寸地自信
不敢虧負百姓卻也有許多曲折憑著天知的所在今
汝等用意脆厚如此豈外面家家戶戶能盡諒予衷耶
夫桐鄉厚俗人道是好了縣官不知還是難爲縣官朝

朝十二箇時辰聽人敲點予自今而後益知所做懼矣
以此受諸君之賜予不敢忘書到可傳觀之

與曹常嘏

春間徐玄晦有家人回曾附一書并寄楚書一冊想收
入矣不佞爲一官牽掣奔馳無暇刻故人音問遂爾希
濶悵不可言一見尊使驚問所由得知閣宅近況良用
喜懌但不知兩足下科舉曾已定否尊公恙少差未常
與敝同年偶談及壬子事方共以尊公失卻這局爲安
乃聞諸道路似尊公頗不能遣諸懷抱真是折便宜處

又折便宜矣極欲通問而聞其不喜見人筆跡故爾中
輟然感尊公往時教愛介介不已也秋闈近矣佇聽好
音以慰瞻切

復徐觀我

某才最庸下又不識時宜水衡一官雖無關緊要然當
事者以此處罪釁之人視爲破格念非緣先生教誨嗑
植不及此也所差寡事儘堪讀書近且于衙前隙地種
柳栽花編葦列塹構小亭其中多飲酒少問外事西山
爽氣時來親人至者咸嘆爲佳而某知其心定癡我但

人性難更安意守拙且冷曹局面或只宜如此而已先
先既往賜見知又夙附子由筆研之末教督成就必有
出于尋常之外者旦晚入都亟丈可卽念之使人氣壯
也臨紙瞻切

復錢石樓

向從部中見台丈條陳七款何其見事之精而去弊之
決也居常謂天下事不幸當紛糾敗壞之際旣不足與
愚闇共此至聰明才辦者胷中非不了然却又有一團
稊蔓牽纏不斷處所而又不肯居于不解事之名以故
彼此遮瞞稍見形相不惟于事無益究竟損者實多今
台丈透底道破畧不帶些子葛藤于漕務可集于應酬
可省豈非快事至如詞賦又是台丈緒餘高時傑出不
問之盲人矣臨紙瞻企

復陳扈海

別台顏倏馬數載在江夏四年艱苦備至每朝率鷄鳴
起治事盥洗出門尚未辨色有時馳馬郊外往回八九
十里日纔正中未得午餐從者輒不勝困念書生脆質
往在貴地時月每不數出門卽出穩卧舟中行百里而

覺何勞逸之懸殊也但歷練來久頓成頑固人情士俗
番于此中稍得便宜世路險夷堅意不問及接誦尊教
益覺灑然蓋以台臺重望中外仰信如何深切何期纔
出東山自未伸一已遂不免心戒而況後進鄙薄如不
肖者乎但天祚國家敦養老成以需大用初非人力能
主張其出處而園記數章如昔人所云韓富數公卽布
置園亭亦自有異真台臺之謂矣高生雅士也乃復不
收屈伸有時亦無足論只念其家事不振又有外侮膺
懷幾何堪此纏結諸凡可用培植處所伏望台臺留意
也

與徐雲林

間濶數年向未聞問第踈拙之性兄所素曉然鄙懷實
未嘗不耿耿也每從閩中諸公詢問起居輒贊歎不容
口良深慰藉今春聞貴治頗傷水雹大費調停此最是
縣官所不願見情景然不經此畧露一番作用又在作
縣令一場矣第愚劣如初且冷曹面孔時自有宜近狀
無足爲知己道者但有房可住有人可使比諸長安貴
人便宜無數又衙舍之外隙地甚寬鎮日從老圃種菜

時植花菓漸覺成立秬菊如林夏日著短禪從童子採
葉以供晚食戶外一切長短是非堅置不問讀書之暇
坐卧自如以聽天之所至此自是實境界尚有不盡兄
得無又笑我徒供筆舌耶弟生無他能但自揣此中微
有實地可施驅策願兄無忘舊好時有以教督使之曷
勝幸甚

與建光諸友

日夜望焚林

人氣短天不可問兄其奈何但造化既然生我也須安理

活若不相信何謂自知此

非止尋常官套話也小兒已伏庇進學矣癡兒大不解
事因府縣不甚見賞且奔走炎熱內外相觸舊恙增亟
至馳三千餘里特着人來買參介至幾使我心膽墮地
次早雖復就遣人齎去然此信往返極快須兩箇月好
教人不自在也刻下老親將到矣弟遠離老母七年今
得聚首真生平一快事便附聞之今年冬諸兄作何法
讀書聚首何所昔人戰罷後治軍意氣自若深願兄無
怯也談友夏文遂騰播乃爾世間真是待渠不薄但爲
一領青衫致生荆棘獨不能減產一南遊白下耶爲致

聲問冗迫中無以不快書不成語惟諸兄自知之

復熊芝岡

胡太老至接誦手書蒙教以多事之時須辦料以俟販發則竊謂台臺尚未知不肖耶薄命之人不能辦尤不能濟從旁惆悵祇資人笑柄耳但遼左一事生人一段疑慮不問明恐成膏肓疾敢敬頌之按遼地幅員甚廣平衍膏腴人力作諸珍奇輕細之物流露海內然平時國家會不得其一絲一粒之用一旦有急卽舉天下徇之此何說也地方一里爲田九百畝方百里者爲方一

里者萬計畝得九百萬山陵川澤就使三分去二亦可得三萬頃今全遼屯額止勾百里之數此又何說也太祖改州縣爲衛緣大將軍爲政且亦以邊地優之儘軍市租盡與幕府庶幾使緩急足備今民運年例俱從內地輸出然則遼左之物力將安往耶若曰事有甚難遙度可笑則公孫度止據一隅四面墻壁呼救無地猶復盤旋海外數世不虞使及見今事恐笑人齒冷矣台臺于遼事最深宰相爲剖示俾書生得見豪傑真作用也榮命旦晚得俞晤教在卽可勝瞻企游年兄何以不至

想此時定在塗矣胡太老初入京想人事未了不肖一
再謁俱實不相值俟稍閒須竭誠趨侍也

與張玄中

令弟先生本負高才而根器深厚某時時接晤未嘗不
心醉神解今已乘時進用縱轡追風目無三萬里矣某
仰藉旃幪附同臭味可勝欣躍某署中忒無事事春夏
間曾于衙前隙地種植花柳就境調停便覺高下可觀
大小俱適既自以罪釁之餘不敢與于當世之議堅塞
兩耳不聞外事讀書飲酒致足自娛因念楚中何事勞

擾適有天幸遇台臺在上耳么麼縣官有幾許力量而
尚敢不憂前轍耶伏惟台臺以不世出之才破長風上
浪今已振衣千仞高視濶步遠邇論定倚如長城矣如
某庸瑣下才于世人何足比數願蒙台臺不惜齒牙餘
論過于稱許今復遠存記憶賜以教督感媿感媿遼左
一事竊見朝議紛紛所爲處置兵食者已層見疊出矣
不肖未嘗親歷其途徑又胸中讀書益寡不敢開口短
長其說但伏讀台札真是千里策敵無遺何明見之遠
也國家九邊一帶各有土地各有人民若平時處置得

宜料理俱實則畫地分守儘足支應取彼益此乃當萬
不獲已之時偶一行徵幸苟全之計耳今徵調累累止
是急于救眉不顧手足爲梗甚至以狼將偏辭遠徵狼
土諸色糜費統御事體甚難而隱憂尤叵測候至無期
日不知當事者自詭以何時結此局也趙克國之伐先
零也師止四萬役僅二年尤兢兢以費大空國爲慮宣
帝亦反覆詰問必責以乎定日期使有所徵信以致其
歿今遼左聚兵不少矣雖軍機秘密無容彰著進止但
區區之愚則謂以今日之遼而專務言兵無功足憂有

功亦未足喜何也備弛而人無固志將驕而無與共成
功卽一勝無益也清河之尅也人訝其太速不知彼本
無城無所用尅只西南角畧有城堞以備按院遊城塞
責耳旣尅之後五奠悉收民入保此救急之時勢亦不
得不趨下策已奴酋無識還歸巢窟猶畏之如虎弃地
如遺此何爲耶土木之變時有議棄已殘城堡專固內
地者肅愍持不聽卒以修復倚爲籬籬今遼陽羣聚六
七總兵勢不相下胸懷難料則何不分地界之責成料
理計撫順至清河道路修阻奴非神兵自天而下若懲

前必後多其偵探聯其聲援蚤備春耕益廣積儲經畧
則居遼調度屹然如山且無倡除兇雪耻之虛名止務
講漢文帝脩邊之實事兵不求多糧不外索量可而進
內地不擾此真脩疆圉待夷狄之體也今止畏人之議
其以和議結局不得不鯁鯁焉以征進爲辭以集兵爲
事兵集則不得不先議餉而試觀今之餉議果何如耶
與皇上爭私藏與罔寺爭馬價與水衡爭大工與班役
爭工食與南部爭改折今且與天下之百姓爭膏脂矣
人皆言漢武窮兵乃武紀一書不聞加派司馬君實甚

設法奪民之弊亦是指點介甫多事心胸豈謂必不得
已便可加之賦稅爲堂堂正正之舉耶當撫順初陷時
愚謂遼人心危而輓輸不繼莫若急訪古人交鈔遺意
下令遼中凡商民人等不問銀錢米穀牛馬器械悉聽
估爲額數上之軍府府上數于朝其願納監納官及移
授親戚者俱聽卽願受錢與轉文原籍若布政司若京
兆依數給其家而又止文移往來第使民無失財軍得
所用至關外之民則不得一趾入關期共城守如此則
百萬之貲當咄嗟可辦不猶愈于收拾遠年之逋欠而

望穿千里之轉輸耶已又自謂書生習氣在當事者畢
竟有窒碍難行處所故不齒及未幾而三堡失清河隴
彼中公私所有與都下所設處而將送者盡輦而資奴
酋在國家不得一系一米之用而民間益以殺戮驅逼
之慘若如前策卽不幸同于不救所省于內地之解發
者不已多耶今聞遼中頗住脚定此事更不須提更有
一說似迂而實切者屯田是也蓋遼東雖小公孫度用
之矣彼時東北豈無夷虜又內支吳魏誰輸之粟誰雨
之金而足以自立今地方如此其廣生產不乏平時旣

無絲毫賦稅上益天府一旦有急復舉天下徇之有是
理乎九邊非例也一墻之外地與虜共遼則寧前及金
復海蓋之間悉膏腴沃野以道里度之方百里者爲田
九百萬畝就使林麓川澤三分去二亦可得三百萬畝
今遼左屯額僅有此數則環千里田地將安往耶祖宗
時改州縣爲衛蓋亦訪古時軍市之租盡與幕府之意
饒其支費使便于經畫而今徒以脂潤貪弁是國家乃
留關外一疏爲海內尾閭誠可歎也竊謂今之遼撫只
宜以屯務爲急經畧揀兵以衛民遼撫則盡查公私田

地分軍餘佃種更添召募襍稅木棉以濟布花之用明
歲加派固不必言矣如茲事有緒相機減停以寬宇內
全力固遼陽元氣亦今日一事也大抵遼事之壞不在
奴而在官故今之治遼不在勝奴而在自治以先爲不
可勝如嗷嗷焉日以調兵爲務以搜括加派爲長策勝
負置之度外遲速委之敵人此勝國之季不過爭關河
一役而終以釀亂真臣子所不忍言也然此言出口已
有人笑其腐而難行者不肖過信古人見武侯孟德于
倉卒用兵之際未嘗不與農事並作今度遼之勢善遼

之後以天下計遼不如就遼自爲計處誠使得人焉竭
力擔任不務虛文不顧浮議上與下相成內與外相應
一兩年間庶乎其可遼當患無人當患無財用何至以
一奴酋纔舉事間便騷動海內假萬分之一更有意外
何以處之其于兵事無知獨民情土俗則數年耳聞微
窺其槩妄以爲議兵議餉大致或不相懸事有所難人
難之耳但見淺而筆拙中有所懷不能自矜祇緣台臺
培植雅意率爾畧陳愚見語極無倫伏乞台慈不棄教
督曷勝大幸

復陸景鄴

常憶孫夫人面孔必長瘦貌類男子內媿兩喬而外畏
玄德故裝演侍婢作可怕狀蓋自省無愛緣故耳何期
粵西山水聞爲海內殊絕而一旦遭兄困辱如是良發
一笑至于人士行文正同任土作貢兄是文祖註腳在
語言之外亦復傷混沌之未暢文明耶弟入都一年見
事體與外方殊不相似胸臆約結不得自出又自以性
疎致難寡過鎮日惟株守署中讀書飲酒不問外事而
近日乃遭長兒之變此兒器量清絕至死不漏一言乘
化去來絲髮不掛徒使我世情牽係痛割不了奈何奈
何兄同經此痛聞此知復不堪但不知造化何意苦我
輩至此耳兄閣中想有就館者弟少子大者七歲小者
今年生乃京甥也附聞之

與畱人甫

目下都不知世間何事可悲可喜喪失魂魄不能收召
一二相知者過此相慰痛乃更甚奈何奈何吾兄情關
至戚又極知此子知哀慟不能堪也親母念女何以爲
懷但彼此俱安于命惟有一男一女是此兒半生所寄

仰累撫育爲最切耳至于令愛裝奩盡爲吾作官耗費
且前又有負毫髮不忘但此時未能厝手稍閒自當處
置停妥終不使兄厚女之心泯泯然作無名使費也兄
開春望早束裝一則使愛女行途放心一則吾相好兄
弟間別數年從數千里外相就傾倒悲喜俱快事也愁
苦筆澁言何可盡

啓戴四尊公祖

伏承老公祖榮任後神明之誦日夕以繼緣鄙州士民
頗存朴質是非之口出自真心非止于媚上而已某賦
性踈愚于世間一切周旋官套絕不能學作令五年居
常安附冉求庶幾民足今敝地乃邀天幸遭遇神君包
之以愷澤文之以禮樂煦煦斤斤遍民及士某雖在千
里之外聞聲逃聽能無爲桑梓稱慶幸耶初伸候問不
敢不具莊啓但某于四六不能厝一字倩人則似以形
迹仰事老公祖實非子弟之所敢安負罪負慚仰祈垂
宥臨啓曷勝悚息瞻切之至

與陳子金

馬年兄自楚入京本無他語而外間乃傳貴地云葛宗

師文字止是過信老徐蹉乎此道豈真是木頭彫就可
以一端一人一時候便足定千秋鏡耶但人心如水流
患波止患蠹所願與兄商量者還只在這箇至于文字
雖衆實有口吾不悔矣聞明春當由大梁入都雖期尚
遠已覺神就

與黃美中

猶記與小兒昔日周旋不今已與周君選同逝西土想
兄聞之當助我悲惋也科名遲蚤復何足道但念兄貧
極無能爲地柰何柰何此中贖贖百不能道一恃惠子
知我心也不具

與龍夢先

前日縣中解絹書手回曾怵怵寫得數字相寄討已收
得令兄來接得手教偶孟旋在坐同讀之太息無已乃
知世事從來錯襟如此連日來爲痛念兒子未嘗哭而
心神如蒙重務孟旋百方解譬未曾止息得兄書雖不
爲我我乃豁然矣但來教云直待考時尋幾篇臭時文
應用則弟意此中大有佳處且莫輕薄他了也友夏如
千鈞之弩旣發不中便慨然息機不復逐塵挨步誠爲

奇絕乃語人人輒不信何其易視吾談子耶千秋之業
何止不在科名亦不在文字我爲友夏數與人爭矣士
各有時量而後斷豈猶信渠不過哉如兄所處自不須
更添別想一意精進無變前轍造化生之自然安頓停
當不煩人懊惱也

與龍無字

小兒年二十有一吾覩渠纔定望渠纔起何期渠便捨
我徑去去時如老和尚如真道學無傾側跛倚之容無
憂愁大別之狀無父母妻子之念乘化去來畧無芥蒂
從使我輩牽纏世障痛割不了奈何奈何想兄聞此當
不免相爲悲逝也尊翁福人自己前程亦須了當但受
善人之報尤在兄他日耳聵聵中言如不盡

復馬康莊

楚書已領入伏蒙台命欲爲老父撰文取生平行事此
不肖弟所應登門叩請而不敢必者也感極感極老父
兄弟四人居季大父沒時父方弱冠一切里役煩苦諸
務悉身任之不以家長互推與諸伯父又同爨十年始
分析田地里居則惟伯父是命無敢逆及不肖兄弟稍

長矣寒家衣食相承祖父之教大抵樂田里勤耕績爲
殖卽青衿乎亦足跡不出里閭而老父獨督率不肖兄
弟負笈千里若節春秋不以區區家人輩歡聚爲愉快
者幾二十餘年矣蒼頭負重資給者相望於道里人竊
私笑爲非計然老父安之至癸卯丙午先兄及不肖相
繼登賢書吾衢自來無兄弟同發者則又相驚嘆以爲
殊異而老父意氣固自如也謙恭儉率沉默不深論事
而于事機首尾徹清迎養上海時約束諸奴僕無敢窺
戶隙者堂上之事如隔千里獨時常見不肖率易輒私

詫曰仕途亦如是可耶惟不肖不深爲意卒以得罪及
得罪則又曰汝第知鐵堅可以爲用而不知不鍛原不
成鐵汝今幸矣踰年不肖叨長江夏則迎至江夏不肖
旣喜爲地方算利算害長堤大倉一時並舉老父爲積
算計功倉自尺寸升斗以至糧二十餘萬石得厥幾間
每厥物料工食若干堤則土功若干計日若干俱有成
說不肖奉而行之成功甚易外人咸驚服而不知不肖
固稟承庭訓也居常謂作官清是本等亦何足道要是
勤謹恤人命爲貴天道可畏念之念之不肖比諸上海

時經過摧挫頑皮少差以此遵命不失幸免于戾丙辰
冬以考滿得膺一命鄱州大府正不肖後先江夏執禮
謙甚然老父自公衆外絕無私謁二伯父年八十餘矣
所居相去里許乃無日不往就視至則問安否察飲食
如嬰兒也其待族人則自尊長至卑幼咸敬愛之無能
者教之貧者恤之強悍而狡猾者容之使亦自知強悍
狡猾之無味以故自族黨鄉里間咸無間言也然心之
精媵口不能盡況以弟之拙訥正不能道此中之欲言
于萬一耳所賴年丈五花洗發賜之鼎言子弟得藉手
稱觴上壽且貽之世世子孫戴高厚于無涯也率爾直
書語無倫次尚俟面懇不一

啓董老師

某自束髮讀書卽喜入深山畏與人交徃不敢爲高論
奢望居常忖度只欲磨透此心不致有委曲遮蓋全踈
拙本色耳何期從事一年便與時局相左彼時無端遭
挫本懷委亦不能無望及痛定思痛循省往日所行原
來盡是瑕釁每至轉念之際舉體汗流因思二十許年
之斷絕人事不經此一番鍛鍊幾同痼疾矣但空空追

悔未曾當境又自以墮落泥塗慮長見擯棄徼天之幸
乃蒙老師拔置首縣常恐仍復迷謬孤負恩私竭蹶支
吾已及四載今縣中錢糧差已調度百凡事體差無逋
遺自士大夫以至小民差相信習假使門生不遇老師
積俸量移不過應得僻遠小縣卽掃盡枝蔓與爲無事
當世必不能與完全鎮靜者比直以爲是計無復之耳
胸臆約結無可自見譬如草木初芽便經摧折力小氣
弱卽重來萌蘖其與幾何非得大力者破格振提此中
儘勾後生理沒而況么麼如不肖又本無局外之見者

乎丙辰冬荷蒙覆庇考滿老親循例得叨一命是師臺
之恩不沾沾見德而門生已仍世受施也刺骨之
載之矣乃去歲入都隨從止一兩人今冬家眷
年來積忱未嘗一毫自盡負慚無已今專遣一介
以拜書恭候師臺萬福伏惟師臺東山養望已久輿
論歸重方今國家不爲無事非仰藉晉公誰屬哉某叨
附門墻望深培植臨風瞻仰可勝感切之至

復王支提

弟去歲叨庇量移初入都門聞東省學聲大振然一二

相知者亦頗有嘻其甚矣之嘆乃鄙懷則竊謂不然文學禮義之官兼之憲臣職掌若徒事依回外裝門面表裡駁色何以臨東魯之士至所傳一二頗似過當則知定出讒夫敷演決非事實今年夏秋間言者愈甚卽如林九華一事布置首尾言之有故而第則終謂王年兄何如人青天白日之中容得魍魎出現作怪今得尊扎知別自有人彼此不涉中始豁然而後快信兄之不虛也吾儕赤條條漢子止有一副潔淨心胸原不能爲命運作計而況人言願兄聽之毋與辨爲妙也第自受風波以來每思堅忍一著有事無事俱有用處想年兄自足此大力何俟第言若夫冷曹後進云能爲人剖自解紛此真不了事欺心漢第不敢也臨紙瞻切

復馬忠銘

第每見議者開口輒以稅爲疵厲及一朝有事稅入者望出之以予民未入者願留之以應官府之急是天下共取資于稅而獨使 聖人受不肯停止之名當事者其忍其旁撓而不得與守土之官稱功計効如台諭所云真可歎也至于宴遊交際事亦由人只有西湖片水

兩山點綴居咫尺之地而三日不見何以爲懷恐宜破
格不與于節省之例耳承惠書附謝聊復一當談笑不
盡

復唐玉屏

別來不覺近兩年矣念太白堂飲酒酣適彼此胸懷俱
透底吐露無系毫粉飾何其快也第自入京以來見此
中事體與外邊絕不相類拜客飲酒是極正經事而所
拜之客所飲之酒與自己痛癢絲毫了不相干至衙門
事件益復可笑人役等燃煤油油稍加聲色便爲峻厲

豈如外邊作事線索在手就使上司有應有違要是我
所欲行人莫能止就或尼之通國能諒此何等爽俐回
思往日又錯過許多方便矣貴治水鄉居半事簡而民
頂弟在縣數年見以冒籍爭訟者各處俱有獨少貴治
又幸逢台丈撫綏而教導之以故加魚政績前後相望
都下聲稱如出一口異時內召不言可卜也令郎高才
目無萬里某初仕批糠乃煩彩筆常以爲媿但中間漕
事一段尚有外未知者稍存其畧致去以當晤言

復秦彬庵

衙之外有荒園百餘畝雪積如銀坐小亭中熬受清冷
讀書飲酒差足自適忽有扣門者云是尊使已奕奕神
動及啓書讀之不覺噴飯滿案寫景儘妙描畫亦真就
中矢棋二字在老兄自己供狀尤確也當八月初間主
考未下竊意諸兄畱滯省中太白堂當恣懷暢飲後來
頗聞比耦稍分孤負東園一片光景竊計此時當無念
及金臺髯耶弟碌碌無奇然能守定自家本分每出門
時見持鞭棍人喫喝歸來輒語之曰轎中若是要人則
無你們這樣衣裝若是冷曹則不消你們這付緊子從
今以後請以一丸泥高封含谷何如此外官套中一切
是非尤置之度外而十月初老親到來遠離旣久一朝
歡聚世間快樂豈復有加于此者乎又聞宣蓋老云兄
已得佳兒曾抱出一見真有七日起母之象何其快也
老父橐中藏有南羅一端送去爲公郎衣襟老父雖生
兒不甚濟而壽相甚隆願以爲公郎祝何如臨紙瞻切
語不能盡

復錢長人

吳先生以臆月廿一入都偶過從見尊使在寓得詳問

先生起居與彼處風土及治狀欣慰殊甚某不肖生來
謏劣然從荆棘中赤條條裸體出入一回常思天下事
未到手時俱如洋海茫茫無可濟度若步步踏實漸漸
理解自然俱有安頓處所不忙不閒今尊教乃云學問
無他只是捨竊謂有識高人從旁議道一語尖利心
眼豁然及至當局却又是眼中花影自己不著卽如某
先生持議立身當世寡二某雖未奉識荆仰止殊切乃
今年在南與都下諸人再三徃復先之以子夏申之以
冉有究竟與初心卒不相副當亦無悔始初之欠捨耶

吾儕用世人也除是撒手便休無復置說若猶在世則
自富貴功名是非榮辱遲蚤輕重自須寸步著眼善抱
之猶恐其脫而敢云捨若止像世俗所言拚得做去則
如人履險時候勢必至自己攢衝只顧這箇別的原帶
不起又非捨之謂矣遊五都之市掉臂不顧而曰捨之
不免爲人竊笑以今之講學者談捨豎義得無乃類是
乎某猶憶數年前隨侍吳師時每竊見先生舉止認真
又無沾戀私心識之不忘至江夏施之四年舊病稍瘳
人情實貼則竊謂先生立地原來到處清涼只爲無端

引出一語在立言者自己不照不能不嘆世間心地多半爲口頭太好腳跟不實乍前乍却漫漶而無方收拾也先生以爲何如至于資格太拘法網太約此真不易說但吾徒辛辛苦苦博得一官只是就自己本心畱箇開花結果去處豈復須向屠沽秤上較輕論重耶典試之舉本無格局也莫怪他們只人病不求耳孟旋意況自佳只酒量少減嗣子消息像似杳然不肖長兒不幸去矣渠自稍有知識七八年來從未開口道及字紙以外事及至困危嘿無一語如老禪和如真道學彼自乘化去來系髮不掛徒使我世情牽裹痛絕不已奈何奈何幸老親以冬月入京身體康勝所司寡事且得朝夕無妨侍養家中次子八歲跳地如虎雲藍小袖去春復產一兒藉此以慰老親消遣懷抱也

復雲林兄

一別倏忽三年眼望入朝作十日歡飲少舒間濶乃以地方借重不忍暫離兄亦免一番奔走之苦甚善甚善然奪我良晤悵惘何如弟奔走五年息肩冷局量形度腹步步襯實差不惹煩惱事何意去冬忽得家信長兒

天逝遂使人痛惋欲絕奈何奈何猶憶青溪攜手時兄
視吾鬚髯戟張笑云白來時尤復可怪今已漸漸至矣
哀樂傷人中年爲甚兄聞此當何以見開示耶至于同
安政績報已在郊兄腹中亦可自信正不必作長安官
套語相溷也

復戴四府公祖

某最愚不肖驅馳劇縣四五餘年從不能少增知識自
親炙龍光真如閭室中忽睹景曜私心忻喜不可云喻
况鄱州士民承奉德教閱歷歲時者又無論已所以自

南來者每頌老公祖之待士及民衙門以內與衙門以
外諸事寬嚴異施輕重各適父老咸嘆以爲就生其土
者未能熟習補救如此此豈非才由天授而我衢不世
之幸耶至于寒家老父在京舍弟素守庭訓決不敢得
罪鄉里快目前而種子孫之累儻蒙垂鑒則高厚之德
雖不言而栽培已大被矣蒙賜惠書以增悚息粗幣聊
貢微忱非敢云報也伏惟慈鑒恕翰褻不罪某臨啓可
勝瞻依之至

復聞小江

老伯皈依心佛理聞近益精進逢場遊戲隨地西天如小
徑僕僕牛馬仰人鼻息行住坐卧都不自由如是者四
五餘年及量移冷曹乃就官園收拾讀書飲酒亦欲于
開場中稍畱跼脚而事體牽掣少不得鬼臉也須稍帶
在身劈頭撞著來人如此畱箇相稱但心地光明時時
提撥終不敢便負如來耳令郎長兄近京而復丈夫遇
合有時無能梗梗作主此不足介意也老父過杭時多
煩惠貺且用意肫肫至今感嘆不能去口但不敢奉書
致煩裁答惟老伯垂諒諸所欲言者到紙邊都忘卻也

復聞子將

日望兄來已乃卽京不遠馬首踴轍同志者共相歎息
弟則謂兄處此決非胡亂思量一刻了決如談友夏放
榜後忽丟去頭巾也不知他欲幹何事人共促書勸之
嗟乎此豈友夏之所能爲者哉丈夫處世止須自裁政
恐上轆轤時自己把握不牢若更瞻前顧後因人行止
陋矣陋矣弟自信無能百凡俱恃此語安頓近狀如此
若得兄會晤當更有以益我也嚴鄒諸兄近況何似都
不復見憶耶知決不爾但視書扎已是多事與弟意了

不殊耳

啓徐海石

某才最駑下自束髮讀書養成孤僻之性一切世事不
深求曉又過于信書拙于自任故初官上海卽以漕糧
蒙被重劾雖當時撫按目見行事者頗垂原諒及至事
後尋思百凡緩急失宜處所正自臨時苦不自覺一番
摧挫微知痛癢某不敢不知幸也及至江夏旣以罪過
之餘技拭見用亦思磨厲朽鈍少效馳驅以故從前事
件多所變置不敢避好名好事之嫌惟利是圖惟力是

視四歲之中幸麤成緒然才識短淺徑情直行卽使明
達者屢更事端尚或愆尤并積而况庸愚如某尚未見
有瘳于上海之時者乎伏惟台臺撫臨三楚江漢澄清
遠邇振肅百縣之長賢否別白某雖叨量移不敢不引
領屏息仰聽處分何意徼天之幸覆載寬容以人恕人
免其再辱某循頂至踵恩出望外乃敢遣使九頓拜書
于庭皈誠高厚僥蒙台臺俯焯微悃曷勝幸甚

復譚友夏

天道世事尚何言耶心事深于出語背言深于紙上兒

兩言知我矣第亦頗當此不媿也其不敢載于書者竟不宜置此在胸高間讀書多欄柄定隨他舉動自然俱有實地不致牽悔世人乃紛紛相爲布置只是望兄未見耳近聞川中徐公穆欲約兄同居此兄曾于方孟旋處見之色清而骨勝終身蔬食而不名齋素才不可測可人也聊附聞之輓詩已寄回令于靈前化之使猶憶前生一段因緣也意緒惘惘語無倫次

復龍夢先

百番磨礪纔得些須鋒刃斬斷糾纏忽啓尊扎讀尊章則雖使曾子呵怒于前不禁雨泣矣伏地昏昏數日始得伸氣人爲情歎不爲情生乎聞萬禱獻爲夢先助輸此甚盛事果爾便望速至吾念兄極欲且晚相見也

柬吳伯霖先生

昨往彰義門檢點軍器至晚纔得先生作讀之正疲倦中忽地一身冷汗漸離貫高真不歎也侗初先生此舉甚妙若得多採彙爲一刻不知針醒世間多少瞌睡漢子快極快極園中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若花木之無長進若須人奉承若高自昂貴者俱不蓄故庭中惟桃

李紅白間錯垂柳風流其下則有蘭蕙夾竹紅蓼紫葵
堤外夾道長楊翼以蘆葦外周茱萸前有三道菊畦
置草蔴玉膏梁長如青黛池邊則翠雲草阿斯菊被涯
成繡魚則紅白青鯉三尾紫斑俯檻臨之真如遠望美
人雖寂無聲息殊可喜也菓品甚多但名不雅馴其原
本未易悉不宜作妄語以應至于墻外遠觀尤堪點綴
刻下卽欲出門草草不能盡述且幅短書至紙尾不恭
之極惟先生不罪也尊作并致上

復錢石樓

東事乃遂至此封疆之吏旣不能使人無憾而都下士
民望風搖足水陸闐擁尤駭聽聞不知國家數百年培
養一旦風塵如此便爾狼狽此真可爲根本深慮彼奴
酋者就事遙度伎倆亦可槩見獨患其有意置遼陽不
取使我兵力儲蓄盡敝于河東一片地面而又多方以
撓我間道以悞我果不摘而聽其自落則山海之險恐
成虛設或社稷有靈奴必不至是耳台丈胸羅武庫審
時料敵當謂之何馬二兄儼然去作州同官階自可不
問獨腳短三寸不慣趨走恐不了遷客事想其赴任時

當共兄作數日快飲也承惠新刻讀之如窈人子驟見
寶玉雖不能名心亦知好內中城書利器諸篇可得見
乎日來衙門分造軍器無一人得免者誠恐虛費錢糧
器械無用訪求書籍復無所得儻齋頭所有幸以便見
寄一冊何如

與胡星海

哀痛不堪乃無端遭此愁悶守候三日矣驛卒乃如魍
魎行人間不可踪跡此事本緣府縣既在遠不聞行李
往來聞數數有煩門下厝畫極非事體但事到如今第
亦不暇顧惜封具銀一兩欲乞尊役爲顧念名曳舟前
去其餘廩糧等項槩無所涉驛官回日煩爲檢查毋致
國家郵費只飽奸徒有便亦可致書王巽吾年兄使知
曲折部下利弊想亦渠所樂聞吾儕身親目見亦不妨
誦言之也瑣瀆悚息悚息

與王巽吾

弟七月間連遭父母之變痛酷非常神理幾盡八月出
京中間阻于無水阻于重船者幾二十日然乾則無可
奈何糧則國事爲重就使萬分擔閣毫無躁心乃將到

張秋傳聞纔過者與驛卒相嚷及舟旣行矣綱頭乃復羣扮差使拿回船上人私地鎖禁此公只得夜駕小舟還赴胡星海衙門擊鼓嚷鬧然弟以私心忖度畢竟謂此公實甚驛卒何敢如此及弟等舟到則館驛寂然無人百方訪問指東畫西坐守三日決無一人應命只得封銀一兩煩胡星海顧募已乃稍出僅能度舟然以一驛留連信宿亦難堪矣弟竊謂郵傳國家重務年兄悉心劈畫政事底理精神無遠不到但以下縣遠離水次卽本縣官亦患鞭長不及馬腹卽如張秋一驛聞七八日前驛官領出錢糧四百餘兩十數綱頭公然分入囊橐摘驛官使避去故齟齬至此耳又聞以南數驛大抵艱難然身所未經未敢遽信爲實意望年兄試遣一差往前採探查覈清理補極非細在弟極爲僭言然梗化之民不妨盛治弟雅知年兄虛懷大度不深罪也弟哀痛中愁悶兼并道路有口弟獨不如率爾奉聞語無倫次不罪不罪

復王巽吾

東事啓士大夫競搬家眷水陸驛騷卻又不能體念煩

苦非理督責此自是有心者所共怪恨弟所以奉聞者則又正如尊諭錢糧已隨到隨發乃承應之人不能仰體未得如前途之舟至卽行驛丞又迎送如常不須自盡故聊託于朋友相告之誼云耳承年臺大度不深加罪又遠煩尊役用意肫切何可忘何可忘至如舟子常態弟亦不敢不勤加約束致負明使君也草土餘生人事都廢豈宜數百里馳書致損冰俸悚媿敬不敢拜領附尊使壁上伏乞垂炤

復王念生父母

某賦性拙疎事事不慊旣蒙老父母包容教誨私幸誠深但以常山疲困先人丘壟實庀宇下戴載高厚惟有銘心非復言語所能罄盡而天鄙下邑奪我父母初聞命下以增嘆息猶幸借重鄰方仁聲暨及卽鄙州子弟不殊在怙冒中也秋初熊芝岡經畧遼左欲相援共事委有是說然不肖自知甚深豈敢自誤并以誤國一月之中老母先亾而老父繼化自非生平積過深重不遭譴至此尚敢不諒強作解事貽譏當世耶途中自秋徂冬百端淹滯憂苦痛酷無以爲生到家方權厝浮土晝

夜守候忽承老父母遠賜垂奠重以華篇存歿允寵感激無量謹九頓拜登跪致先人几席以志世誼臨楮荒曠仰惟鑒憐

復方孟旋

弟兩年來遭遇如此天道寧可復論老母吾故憂之如老父之強健壽相一病及身兩日間頓成尪弱人命脆薄如斯可畏兩喪相繼行道怛惻且又煢然一身內外無主追思出京時節真不啻蘆葦渡江也但念四月間蚤已覓舟若使成行而大限無可賒貸則弟于今日便

無生活處所今尚幸在都百凡省視附于身者據吾見在情理稍無遺憾而棺行自陸至水從水至陸凡四次俱畢事而次日旋雨旋雪人皆以皇天鑒吾兩親弟亦稍用自慰只親膚之土茫無著落不知何時得有緣相遇也吾兄雅辱知交兩親不朽大事尚望如椽爲允存歿而先賜垂吊感不可言又往來言者俱云吾兄在事整刷尤深喜慰凡事不可支者除是天之所壞看如今病痛還是由人未可輕埋怨先放鬆了也嚴印持爲送劉撫公來此周旋十許日甚樂撫公道學人是行也只

如小轎涼床取至百數人夫派及里甲吾正在遠鄉親見其擾擾奔命每里長顧夫五名費至一兩四五錢府縣不恤而受享之人不知地之遠事之大者亦大抵如是故目前病痛豈可謂天之爲哉吾儕就事論事隨職盡職但無使氣力後于痛哭斯已矣兄以爲何如弟近無他事惟與兩年中了却實錄一部不知得如願否待客作客以五筵爲約以隔日爲期只務省事吾兄自治官事外亦願以此方同之也

復陳仲醇

某罪業深重延及二親去秋一月之中連遭大變人生至此痛恨何極冬底纔得抵家百無一有親樞權寄淺土晝夜守視不忍離側入春一往鄉間相視風水緣旣不易可得計及山貲亦且尚費經營當復柰何當復柰何惟念生來寡才無他嗜好鎮日只兀與書本相對每至疑難私地汗下安得如吾仲醇先生而煩問之青浦使來忽垂賜吊兼以縱言世事且感且愧某草土餘生念不到此但徵之旣往則竊以爲天下事萬無不可爲只實心做事者斷然少耳江夏長堤起議者殆百有餘

年前後拱手相接未嘗屑意及不肖肩承三月便了亦未曾見得縣務之外多此一番勞頓以此熊芝岡過加知信入京亟欲相援而不肖以爲我作縣正如作家常事伎倆有窮安可過信其不能哉劉錡順昌一節大是非常吳璘尚慮其少英槩此事在公勉之事定之後方勞聖慮則不肖未始無佐下風之日顧此時宜自量非敢避難也會有變扶柩東歸遼事遂都不聞消息接讀尊翰心花忽開但不知到此田地彼中當任者肯將真面孔捧出作實事否耳賀年兄真正君子外人莫知先生爲地方垂念真古人心事胡撫臺以熊芝老相與入都先來賜顧而不肖尚未奉面先生視不肖舉動殆猶然十年前一塊生頑鐵也一笑

與王美中

弟歸來省亾兒墓所血淚俱竭小孫字畱孫頂有奇骨聲吼如虎曉親近阿翁因想亾兒如此生性斷不是虛生一場耳兄聞此雖增悽念且復一伸眉也龍朗伯哀念亾兒情意索寞丈夫生歿異途各有本分伎倆渠素善病望以弟言寬之也樊父母行時弟深以諸兄爲託

曾周旋否近來貧景稍差未第如今也稍患兄病只是硬地頑皮以書本消磨之耳應震海之弟季偉舊客徐撫公所今來省視聊附寄問中懷何可盡言

復喬古岡父母

某離老母八年前歲冬得迎至京邸方歡聚數日何期卽有長子之報隱痛在心互相憫勉後弟因醉中一慟而釋而老母遂成病根老父復因老母致疾一月之中相繼淪逝老父母念弟此時尚復有生趣耶冬盡抵家夾以途中憂怖家事費處雖復靜處一室之中方寸地不覺如冰如灼此不可向人道獨于老父母前又不覺吐露至此耳公私吊憫以增感愧附謝惘惘不盡欲言

復陳則梁

禮爲長子服報是弟于期月中有重喪者三人生至此何以度日兩月之內髯公忽變班白情事可知已遠賜唁儀且感且媿弟于正月間纔收召魂鬼杜門讀書一切戶外閑事堅塞兩耳不聽不能如道學先生三年蔬食但爲五簋之約且禁止單日少省接應不意更有節至三豆如吾兄者遂粘之約尾以見吾奢雖然此亦平

等事人亦各爲所欲爲願勿開口便罵人也酒牌妙極
初意見擴落不甚省人事何乃叅透事情冷語應節如
此則以爲佳文必非人意思所至及展卷殊不深曉紙
墨間像一鄉中村財主受用模樣何故何故弟自到家
自弟在外再不敢動筆與人看文或撇離久遠情不可
識不然則時日近矣心之所不安不敢不以告也尊文
附去想勿深訝外承寄珍品俱領入謝謝

與喬千里

某遠離父母八年纔得迎聚一處歡承得幾日耳卽有

長兒之報究竟兩尊人病源都由于此第後因醉中得
暢懷大慟如夢得醒不然今亦不知作何狀也三年之
戚人子所不忍言要是人生所不能免只以一月中相
繼淪至且老父精神強健方心竊私喜可保百年無事
乃一病三日卽成疴羸可怪如此晝夜尋思無非不孝
罪業積深致茲大譴情事眞不復堪言也入春纔收召
冤鬼閉門看書世間無用人本色儘能忍耐但遇時觸
物動輒無可柰何而已遠賜吊存生歎感戢附謝不盡
欲言

復董玄宰

在江夏時爲戴君事曾一奉手教當卽爲厝置立刻發遣附書仰答因嘆世間聰明之士事到手中決是不肯照管不肖于戴君一節雖畧費調停却因此大得儉省人生一快事也不肖才諳萬不如人也不去裝做門面只自揣胸懷稍會耐癡以此楚中四年歷時久遠上下靡然親信然漕糧一事初年亦幾與本道相左後來設法周旋竟因此定得成規軍民俱便每思在貴縣時枉費參差無絲毫補益深自愧悔中心不忿而先生猶憶及往時尚掛齒頰法力宏遠照見肝鬲固不以形迹區區論耶去夏間兩親繼逝此是不肖罪深痛深中間哀苦憂怖幾于生趣都盡入春纔收召冤鬼爲先人求安厝之地未得有緣高生來忽承台臺遠賜垂吊存歿光寵感刻曷旣乃先人新建敝廬自其存日常以欲得先生題扁爲囑今敢緣先志乞先生作介堂二字字方尺五非分之懇殊深悚仄也

復陳扈海

不肖自壬子入京旅邸無事鎮日以貴縣所行逐椿逐

件愧悔不了然在楚四年比至渡江之日所以悔負江
夏者正復不減于負上海之悔量移水衡曹冷冰骨到
底想來亦似能令人日日造業恨當境苦不知耳夫以
三番兩番懺悔無盡則彼時行事諸可想見而數年以
來蒙老先生屢垂惠問若不肖爲深負貴縣也者
豈肝膽之地自有秦鏡至才諳之所不及又垂賜原諒
耶去秋繼喪兩親真人世殊常之變業深痛生趣幾盡
歸來百凡費處卽老親安厝之地尚未有緣分柰何柰
何高生來伏承台臺遠賜垂吊存歿光寵感不可言高
生世誼相關因談家事慷慨語世間炎冷情狀致可嘆
息所不爲始終異趣不憚引手爲寒儒道地者惟陳先
生耳審役在卽不知渠家何似措大得累心處淨專一
在外攻苦良非細事竊意台臺始終成就諒無俟不肖
深言之也

復錢長人

某罪業積深降茲大罰去夏至冬底到家凡半年間憂
苦痛酷無復生趣異時髯公忽變班白捨字妙義至此
當無憂不出脫也入春稍收召鬼鬼閉門讀書戶外閑

事一切塞耳不聽既不能如道學先生喫齋把素親朋
過從只以五簋爲約且禁止單日爲已爲人似俱簡便
可從向時已了來書此回擬將實錄節其要者且以歷
本置案頭日逐登記不敢自曠秋初須入山爲老親覓
方丈地計此時當得功夫十五明春了當便也是一場
心願耳郎君出痘可喜聞之忻躍兩豚兒氣象頗有實
地雖無大超邁處要是不減其父小孫頭有異骨差懈
切心承尊念及此感哉感哉孟旋聞已假歸渠生兒信
息恐難捉摸但亦不知近日何如耳尊使過城下立刻
索書倉卒殊不能盡

與包定宇

遺教多年矣近聞翁精進超軼古人且厚自願養儼然
地上神仙甚善甚善昨舍侄奉迎蚤已料翁不能遠出
但舍侄病來已非一月醫如聚訟莫適爲從先無以服
病者之心何以收草根樹皮之效以此復專人敦請謂
惟翁之言舍侄能聽惟翁之藥舍侄肯服破格一行驅
除二豎仁人君子之用心想翁之所素蓄也惟望慨允
瞻切瞻切

復王念生父母

某去歲所遭生趣幾盡荷承老父母兩賜垂吊用情肫
懇草土餘生感泣欲絕謹焚香跪誦薦諸先靈九原有
知當重寄生人以啣結也某哀痛之餘益與世遠雖蒙
老父母不忘教督柰駑蹇之性懶成于逸筋力益弛恐
終當無用耳加派一節普天不堪而常山尤更不堪老
父母以弁州之思有懷存恤卽此知仁人真實之念卽
此知豪傑成終方幅之模不肖某不止爲敝邑稱幸爲
世道稱幸矣來教云按臺業許請蠲不知專請之抑槩
請之耶以不肖愚慮則謂宗社有靈東事寧謐德音普
及加派立蠲全皮骨于未消收隱憂于意外此民生之
幸也卽不然而當事者設法經營能使財貨盡爲國家
公用竊謂茫茫世界財如泉流考古證今極處亦返于
萬無不足之理卽天未厭禍而加派止此不過亦幸也
又不然而得如老父母之仁明布諸長民之位懇勤體
恤使上之一段不忍加之意昭著民間則民雖敲骨吸
髓要知專爲奴酋別無旁軼必且甘心忍死而無有他
患此亦幸也若但云請蠲則譬如人家已享盛客徒以

節齋之法勤飭家督使無侈辦而宰夫不理左右役使
之人更乘刀七以分厭口腹卽無論事勢必不得省省
矣其與能幾何哉不肖不通世事人也偶觸台問率意
狂言惟老父母容諒

復龔湛源

弟性拙如初自遭變來情理未能收拾雖踰年歲有如
昨朝憂愁痛苦難以度日只得將書本消受要亦不過
觀覽國朝實錄如初小時喜看故事致不寂寞而已籌
世抵掌豈伊所望年臺之所聞非實事也從來嗜酒不
知何緣近日畏醉醉卽設戒以此醉時不勝飲時飲時
又不勝戒時頭顱如許觸境不快胸懷所寄多在兒輩
時時教語得其一字解悟歡喜數日想親翁亦當同此
光景耳頽放之中忽承惠問悚媿之極敬領四種以志
盛雅日爲先人竈窻之事擬刻下入山未能遣使奉候
餘情縷縷曷勝倦切

柬聞子將

事固難料然弟每經歷拂意處所俱是自己五星盤中
編擺消受豈他人技倆至是日在天上心在身內是非

不怕不明白只怕人性急耳千萬慎之起手一著不幸
落人套中若扭定盤纏縱得脫得生將已損于全局矣
弟無用人也吾輩相與不在言說所欲言者止此願兄
識之弟自去冬至今鎮日閉門如不了秀才本分思曠
兄來雖不能多日殊豁人胸懷渠至武林須一會也

復錢尚湖

楚中一承手教至今不忘且行之良驗不然以不肖之
踈拙所不宜于海上者乃逡巡數年免于罪戾豈偶然
耶量移曾未幾時一月中兩遭大變百端交集有啞口

不能對人言者旁人見癡還亦自笑真可歎也年來杜
門無事一味讀書長進是不可知飲興殊爲不減不負
仁兄惟此二事耳世事更新何意至是吾兄養望多年
盤心久定主張世道非復須臾淺所能仰贊但弟以耳
目所見徃來賡問所謂生民之戚真如季世不有大力
者返其極重將來有不可知不忍言者矣惟兄念之遠
賜奠儀卽治具薦之先人存歿光寵感激無旣薄幣聊
申鄙意伏惟垂鑒餘衷縷縷何可盡言

復張七澤公祖

其至愚不肖念以不宜于世耳何期獲罪于天至一月之中奪我父母追憶彼時伶仃痛苦血氣幾盡其得延喘至今日者直百分之一耳今頭髮斑白壯志都灰處家無萬煩難涉世又無方和合只得閉門杜絕人事俯首讀書亦欲稍見古人行事適我七情世莫與爭亦復不忌以此卽攬得人間癡笑幸矣幸矣敢作幼年迂濶之想空擊唾壺爲哉老公祖盛年隆譽中外共推詢問起居私爲世道稱慶東山之樂恐不能久淹也惠吊遠頒謹承命卽刻治具薦之先人爲存歿光藉綾帛過豐敬不敢領隨使壁上某感激感激叩首叩首

復李孝廉

天涯寥濶忽承教誨褒獎過當慚愧無已某念屈首黷序十有七年中間受人嗤笑受人摧折不知幾何而初則偏性如狂不可檢束已而如癡如病奔走叫號無解抑鬱益至戊戌己亥間而困極矣及乙巳歲乃一入西山絕地萬仞沉吟百日及出則覺浩浩乎若一線之開而引伸之無窮止也汨汨乎若逢源之溢而莫知所由來也至于文章見在光景如世之所云脩善美足讚嘆

者則未常心期其必然而亦莫知其所自至以此從不敢作談文一語世卽有能言者流乃心則服之而實亦堅塞兩耳不聽以爲度其下筆之際夫固有莫之能爲者矣故生平妄想謂學人所當莫若專主于困困而沉鬱困而頓挫攀援盡絕靈光清瑩如來教所云疏通廣博精淳玄顯恐未有出此者也兄以爲何如尊作披覽欣躍但近日操戒不敢閱文曦侯具知此意想不深訝狂言無當何時得面晤傾吐爲慰

復梅惠

生平慕悅莫可告人故以足下之天才駿異乃似有當于不肖弟者所謂彼此互觀想當一致耳弟猶憶二十年前困苦至極歾不得歾活不得活終日作文終日懊惱又終日不住文成俱不敢示人卽示人面隨發赤以爲遭輕薄者不可耐也遭讚歎者亦不可耐也或不幸而遭鋪張談說之士尤不可耐也乃今天下之言文者初不內量其力之所能爲外度其人之所可受欺心造業稱引前輩而按其實地墮鬼國尚自不知亦可憫矣伯譽真可人也與二三諸兄能言又能不言使不肖一

